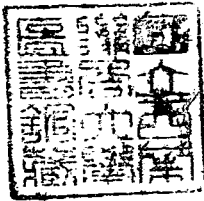


4670

三幕抗戰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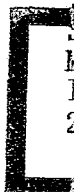
夫與妻

蔣雄影著



魯覺吾主編

青年出版社印行



4670

MG

I 274

227

三 幕 抗 戰 劇

夫 與 妻

蔣 雄 影 著

魯 覺 吾 主 編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3 2173 1702 7

夫與妻 (三幕劇)

人物：

陳一豪 中學教員，三十五歲。

馮劍霞 其妻，某司令部監印員，三十四歲。

馮 兒 其子，十二歲，小學生。

馮得權 劍霞的父親，失意軍人。五十五歲。

章冰潔 得權的妹妹，父母早亡，寄居陳家的苦學生。二十二歲。

何克仁 章冰潔的哥哥，某藥房經理，三十六歲。

張適英 何克仁的同學，二十二歲。

王 四 張適英的僕人，二十多歲。

王 媽 王四的母親，陳家的女傭，四十七八歲。

錢 牛 流氓，二十多歲。

張大漢 賣菜的小販，四十多歲。

三 幕 劇

夫 與 妻

學 琴 東亞藥房的學徒，說話有的結巴

憲兵隊長

憲兵甲

憲兵乙

①

第一幕

佈景：

一間簡樸的書房兼客廳。後壁偏右有一門，通寢室，左壁有門通廚房。右壁前端有一門通外院。離門不遠的地方，有一玻璃窗，現正打開，陽光從外面映進來，給室內增加了不少的生氣。

室內後門的右邊放着兩個書架，門的左邊有一衣架，架上挂着一件女人的大衣和小學生的書包。衣架的左方有一梳妝台，台上放着化妝品。靠右窗斜放着一張書桌和一把圈椅，桌上陳設簡單的文具。室的中央放着一張圓桌，桌上零散着幾張報紙。

開幕時，章水擦倚着圓桌看報章。她穿着藍布短褂，黑色襪子——這是她以前在學校裏的制服！她怕弄髒了這唯一的衣服，所以在上面罩着一件白圍裙；這使她那健康的身體，圓潤的面龐，格外顯得精神而活潑。

她興奮的翻閱報紙，臉上時而顯着緊張，時而顯着失望的表情，當她看到「晉東我軍大捷」的標題時，就拿着報紙跳到書架旁，抽出一本地圖來，伏在桌上展開。

她的表姐馮劍霞雖是三十四歲的婦人，但還有相當的姿色，因為在某司令部當監印員，且善於社

交，所以當把眉毛畫彎，嘴唇塗紅，以致常遭她丈夫陳一豪的厭惡。

現在她穿着時髦的旗袍，再後門焦急的走出，她看見一環儀心的看着地崗，就輕輕的走到她的背後探看，彷彿要抓住她的什麼秘密似的。當大藥抬頭，忽見背後的人影，不覺吃了一驚。

大藥 啊！表姐！

劍霞 (冷冷地) 怎麼啦，冰凍？

大藥 (略俟平靜) 我們的軍隊，在晉東方面又打了勝仗了。

劍霞 原來是這個喜信兒，我遂以為你中了什麼獎券呢！

大藥 這不比中了獎券還要高興嗎？

劍霞 怎麼？你有一個軍人在那兒？

大藥 (含怒) 姐姐！……

劍霞 瞧！你又生氣啦。

大藥 姐姐總喜歡刻薄人。

劍霞 倒不是我愛刻薄誰，你們做事也該有個緩急快慢呀，整天價瘋瘋傻傻的捧着報紙像讀情書似

的，就把頭放啦？醜兒病得那樣厲害，也沒個人影兒去看一眼。

嚴 剛才打電，託給東亞藥房請何克仁大夫，他說看完兩個病人就來，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放下報紙預備出去）我再到隔壁去打電話催催他。

嚴 算了吧，借人家的電話怪討厭的，何大夫向來不說謊，等一下就會來的。

嚴 近來何大夫好像同我們特別拉的近！……

嚴 你這孩子小心眼兒才多呢，何大夫不是無論對誰，都是笑咪咪的醜兒嗎？真是像他那樣的大夫又和氣又存本領，到那兒不受人家歡迎呢。

嚴 可是說他閒話的人很多呢。

嚴 你聽見了什麼？

嚴 人家說他是壞好。

嚴 （冷笑）壞好！這個名詞兒到處登。唉！這個年頭誰擋得住人家說閒話呢，那些吃飽了的鬮雞，悶着舌頭怪癢癢的，不學舌做什麼？何況何大夫經營的東亞藥房，生意是那慶興旺，他的醫道，又一天好似一天，也難怪那些飯桶的醫生，倒捧的藥房，咕咕咕咕的吐酸水了。

癡 那些話，並不是從醫生和藥舖里傳出來的。

霞 那麼，一定是那些風騷的女人撒了網了。（坐在圓桌旁）癡妹，你還不知道一個有趣的新聞呢。

「自從何大夫那個日本老婆死後，三個月的工夫，他連接的收到七十八，不，八十七封向他求婚的情書，什麼，「親愛的哥哥呵」，「我的心肝呵」——啊！我的肉都麻了！」

癡 （好奇的）他都回答了沒有？

霞 那些女人，要是都接到他一封甜蜜的回信，閒話也就沒有啦！

（王四由左門進）

王四 陳太太，不，馮先生……

霞 這下子你可改過口來了。

王 是的，自從那次知道您不愛聽「太太」這個名詞，小的就再不敢弄錯了。唔，馮先生，司令部里給您來了電話。

霞 我就來接。（走到梳妝台前。修飾面容。）

王 是，（欲下）

霞 喂！王四，你們張局長在家嗎？要是三缺一，可別忘了來找我。

王 張局長還沒起床呢。玩牌的時候，一定來請陳！不，請馮先生。

霞 來。我有話同你說。（王四走近）你的媽媽現在還開着嗎？

王 可不是。自從您打發她回去，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活兒幹。唉！要不是她累着我，我早就當兵去了。

霞 你想當兵？當兵要玩兒性命的，那看你現在這喜兒舒服。

王 再別提舒服了，要不是爲了幾個養命錢，鬼才幹這事兒。老爺通宵的跟客人打牌，我得熬着眼兒在旁邊燒烟倒茶，好容易熬到天明散了場，剛騎到牀上合着眼皮，小姐纔打發老媽子來叫我送清書；回來只要跨進大門，太太就該指着你臉上罵，（模仿女人的腔勢）「你這懶骨頭，又跑到那兒去睡懶覺啦！人家等着看戲呢，還不快去定座兒！」真的！這樣活着倒不如土前灘去痛痛快快地殺幾個日本鬼子。

（沐猴齷王四」的話，深表同情）

霞 別着急，將來我替你找個好事情，哦，你認識亞東藥房的經理何大夫嗎？他現在正要找幾個！

夫 與 妻

（聽了冰潔一眼）不，也許等幾天我跟你媽媽回來呢。

王 那就得謝謝了。唔！電話還掛着，請您快去接罷。（下）

霞 說來，（到衣架上取大衣邊邊說）真是，我叫一家改行，他還跟我鬧氣呢，當個籌款書匠有

什麼意思？弄到現在連電話也安置不起，老借人家的，自己也不覺得難為情。你看，隔壁張家大小爺，做了一任局長，現在家裏棟說得多麼闊氣啊！（由右門下）

（冰潔向她藐視的一瞥，仍然伏在桌上看地圖。秦瓊英由左門進來，他是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穿着合身的學生制服，手裏拿着一個紙捲，臉上顯着緊張的神色）

秦 冰潔，有什麼消息。

冰潔（跳去和趙握手）我們逃出來，在晉刺又打了勝仗了。

秦 這個消息，昨天我們就聽到了。

冰潔 還是你們的消息靈通，你看，我整天在家裏掃地抹桌，洗滌刷碗，連看報的自由也沒有。

秦 冰潔，你現在失了學，全校的同學都為你惋惜呢；像許遠這樣聰明能幹，辦事又負責的同學，如果還跟我們在一起，我們的救國工作會格外緊張起來的。（看見冰潔有點難過，用話安慰她）

冰嶽，你別難過，只要我們把日本打倒，將來求學的機會多着呢。

瓊姐的話很對，但我決不是因為失學就悲傷，我是覺得寄居在這個家庭裏，看不慣的事情太多了。

秦 陳先生不是很好嗎？

瓊 豪哥當然是很好，我是說我的表姐思想太落伍了。在這國家存亡的關頭，她還在做着升官發財的迷夢呢。說也奇怪，記得從前她是很好的，對我也很親熱，當我的父母被日本鬼子害了的時候，她親自把我接到這裏來，情願付給我求學，不知怎的，這兩年來可改變了，她不但不讓我上學，而且把我看成眼中釘了。（低頭垂淚）

秦 不要灰心，喚醒這般醉生夢死的人，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唔，陳先生還沒有回來嗎？我是代表全校同學來和他接洽一樁事情的。』

瓊 他今天早上麼也沒洗，匆匆忙忙地出去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瓊姐，你們跟他接洽什麼呵？

秦 他今天不是要動身到太原去嗎？

薇 今天勤身？

秦 怎麼！你還不知道，他已經回學校辭職啦。

薇 我是知道一點的；不過沒有料到這樣快，瓊姐，在我表姐跟前，千萬別提這樁事情，她是缺乏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的人，一定反對他到太原去做秘密工作的。三個月前豪哥決心從軍去，好心好意的同她商量，她不但不贊成，而且鬧了好幾天呢。

秦 (詫異) 唔——他們夫妻的感情怎麼樣？

薇 本來還好，但是這幾年來不知怎的，她老是嫌豪哥當個瘍醫書匠，不向昇官發財的路上走，同時豪哥也嫌她愛鬧腔，跟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所以近來兩個人常常的鬧氣……(劍霞氣憤憤地由右門上，把大衣扔在椅子上)

薇 豪還沒回來嗎？孩子病在床上，我叫他買兩斤梨兒帶回來，直等到現在，——噢！秦女士早來啦！陳先生上午到學校去上課沒有？

秦 沒有看見他。

薇 今天是星期四吧。上午沒有他的課。

霞 那麼他到那兒去了呢？這幾天他總是慌慌張張的，好像家裏的板凳上長了刺，坐也坐不住，

我在司令部裏雖然是個掛名的差事，也得去盡盡到啊！

傑 豪哥也許是把功課表看錯了。

霞 （尖酸地）你爲什麼不提醒他呢？他平時那樣聽你的話。

傑 （憤怒地）等他回來。我叫他賞漢奸去，看他聽我的話不！

霞 聽！你又生氣啦，秦女士，你看我們表妹近來長的多麼可愛：你們也不替她介紹一個男朋友，好讓她痛痛快快地發發脾氣，次擬越加憤怒，正想報復時，何克仁攜一皮包由右門進。他的身材短胖，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他那光滑滑的分頭和兩撇短鬚，充分表示他的東洋化。

仁 對不住，對不住，來遲了，不是那個肺病鬼搗麻煩，我早到這兒來啦。

霞 （接過皮包來放在圓桌上）太客氣了，我們老是打擾何太太。

仁 那裏話，像你們這樣愉快的家庭，只要有機會，我是十分喜歡來呼吸點新鮮空氣的。

霞 （讓何克仁坐在圓桌旁）請坐，讓妹倒茶來。

仁 唔！章女士近來好嗎？（看見瓊英轉向劍霞發問）這位？

霞 這是秦女士，沈瀨的同學。

仁 (詢問) 秦女士好？秦女士，這個娃娃叫起來真好聽。(故作吟味的神氣) 秦！秦！記得紅樓夢上也有一個姓秦的女士，(苦笑) 那是？……

霞 那是秦可卿。

仁 哈哈！對了，近來我的腦子被阿斯匹靈弄昏了，需要打幾針補血補。(看見沈瀨和瓊英始終表示鄙視的態度，自覺無趣，於是轉變話頭) 怎麼？陳先生公幹去了？

霞 (因為沈瀨不聽，自己倒茶塗牆) 他整天窮忙罷了。

仁 (接着從口袋裏掏出打火機來燃着紙烟) 陳先生替社會熱心服務，總是不知道疲倦的，將來運氣一到，起碼還不做個簡任官，哈哈！少爺有點不舒服嗎？

霞 燻得很厲害。

仁 (起身) 現在看看嗎？

霞 他躺在房裏，就請何大夫移移步吧。

仁 好，好。

(倒霞打開後門，何克仁拿着皮包隨着進去。瓊英和水環以藐視而嫉恨的眼光送着他的背影)

秦 (低聲) 什麼東西！

環 還好！

秦 (打開紙捲) 噢！這裏有一封信，請你交給陳先生，(給她信) 這次我們對於陳先生實在抱歉，我們本來打算今天下午開個聯合會歡送陳先生和其他的戰士！不料上午十一點半鐘，他們就要到車站集合在這短促的時間裏，來不及開會了，所以大家公推我代表把這封信送來，表示我們的敬意和希望。(臉上浮着希望的微笑) 等他們勝利了回來，我們要開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呀！

環 豪哥回來，我一定把瓊姐的來意告訴他。(焦急地) 他不會不辭而別吧？

秦 不會的，早晨他向學校辭職的時候，要求將上月份應得的薪水通融發給他。好拿回安置家眷，幾乎和校長衝突起來。

環 這個老頭兒不肯通融嗎？

秦 通融了還說什麼？他板着那副鐵青的老臉，只說上月的薪水，教育廳還沒有發下來，公事長是公辦的。

源 他全學校的存款做買賣，就不公道公辦啦？後來怎樣？

素 後要激起了同學的公憤，當面罵他「漢奸」，他看來勢不對，就叫會計把錢送給陳先生了。（冷笑）哼！虧他好意思說，陳先生的薪水本來應得七十九元六角七分，爲鼓勵他熱心愛國起見，慈悲地發了八十元；還說，誰再罵他是漢奸，未免太冤枉了。

源 （不笑大笑）不要臉的東西。

素 呀！我該走了，同學們還在等我呢。等會兒，我再來送陳先生，再見。（下）
源 再見。

（次源送到門口即轉身支桌旁沉思，俄而昂首微笑，好似決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源 （自語）對，我決定跟他走。（興奮的到梳妝台的櫃羅裏，拿出幾件零星的物件由衣門下。

劍波和何克仁由後門上。）

仁 放心吧，小爺只是有點感冒，吃兩片阿司匹靈就好了。

劍 隨你信次不發，總要吃何大夫的藥，而且一吃就好了。

仁 （得意的笑）哈哈！這就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了。我在東京研究醫學的時候，井田教授特別

喜歡我。教了我許多製藥的祕訣，給少爺配的藥，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哈哈！
像何大夫這樣聰敏能幹的人，走到那兒，不受人家歡迎呢！

仁 不敢當，（看見桌上掀開的地圖和報紙，態度忽變）啊；陳太太倒很關心國事！

霞 那裏，這是冰潔剛看的。唉！近來這孩子，不是看報啦；就是翻地圖，好像那裏藏着什麼寶貝似的。

仁 （冷笑）哼！那就所謂愛國啦！（坐在書桌旁）剛才那位秦女士來幹什麼的？

霞 有什麼正經事，無非又是來找他們開會去。

仁 找章小姐，還是找陳先生？

霞 有時找一豪，有時找冰潔，反正你來催去的，像廁所裏面的蒼蠅，真是討厭極了。

仁 也得預備蠅拍子！（少停）真的，陳太太，我以爲國是可以愛的，可是整天的開這個會啦，開那個會哪！我不大贊成，白白的耗費許多精神，就是打雜他命補針，也填補不上呢。說不定撞出什麼亂子來，豈不糟啦。

霞 可不是嗎，我也常常跟們這樣說，無奈……

仁 這，你還得下點苦心好好的勸一勸家兄和洋灘女士，你看「皇軍」進展得那樣快，萬一打到這裏，火燒眉毛救也救不下呢，我在日本多年，知道日本人的性格，你要是反對他，他一定給你苦吃。老老實實的說話，會得到許多便宜的。這個道理，令兄是很明白的，令兄在北洋時代得意時候，得日本人的幫忙不小，據他前天跟我說，他還認識「皇軍」土肥原大將呢，實在是很難得的機會。要是局勢好轉的話，啞！（指窗外）現在又司令住在那兒，不就成了你的交際門戶？何況令兄資格老，辦事的手腕兒又靈活，這些那保證了我們前途的光明，所以我馬上就和他做了好朋友了。（看手錶）噢！我得回去聽聽消息了。剛才弄你的事情，千萬費神，如果辦成了的話，也是我劉大家的好處呵！（向劉霞遠談談起立）不過還要希望你保守秘密，請放心吧，馬上我就到司令部去查閱一下卷宗，一定會給你滿意的答復的。（報以苦笑）

仁 那我該怎樣的謝謝你呀！……

（除一張換衣包由左門進，打斷了他的話。）一張那副嚴肅的面孔，和雄偉的身材，使他感覺不安，所以當一張換衣包放在桌上的時候，他就乘機拿看皮包預備定；但劉霞遠的過去和一張

仁 (伸手) 一意見，近來好？

豪 (冷淡的給着手，但後來才伸出手來和他相握了) 好。

仁 近來上學很……

豪 (忍痛的) 還……

仁 (推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仁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接過包) 這包……

豪 甜的！不知幾時，你總會上了「甜」的當！

霞 (雖然氣憤，但爲了要探悉他近來的行動，勉強裝出殷勤的樣子。) 你幹麼生這麼大的氣呢？

我請何大夫來，雖然違背了你的意思，但也是爲了聽兒的疾呀。(以手搭在他的肩上) 別生氣了，氣出病來，又不知道找那個醫生好了。

豪 劍霞！你別誤會我，我並不是沒有理性的家庭魔王，我只是覺得和那樣的人接近，是很危險的，關於他的謠言，雖然還沒有證實，但是他近來的行動，也實在難免叫人疑心。

霞 你的意思我早就明白了，可是我總覺得朋友相處，應該禮尚往來。這幾年來，只要我們用着何大夫，那次不是隨請隨到；而且在醫藥費上也沒有一次認過真，像這樣的朋友，無緣無故的得罪了，良心上過得去嗎？再說……

豪 但是在這非常的時候，我們處事對人，應該爲整個民族生存打算，萬不可拿私人的恩怨做標準，只要真正替國家出力，無論是誰，都值得我去敬仰，反過來說，如果當漢奸，或者做些對於封建正個抗敵工作的人，那怕是親生父母，同胞兄弟，也應該反對！……

(亦由右門匆匆進，愉快的跳到一羣面前。)

濠 濠哥，你怎麼現在才回來呀？瓊英等了你好久。

霞 好，你們談得來的人多談幾句吧！我要去給驢兒吃藥了。（由後門下）

濠 （情不自禁）濠哥！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霞 輕一點！瓊英告訴你了？

濠 告訴了。你怎麼早不對我說呢？

霞 今天早上才決定的。

濠 不是馬上就要動身嗎？你打算怎麼樣？

霞 到了現在，當然要告訴她，起初我怕她反對我走，所以沒說；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她……

濠 她不讓你去怎麼辦？

霞 我要說服她——別作聲，她來了。

（劍霞由室內得意的，走出。）

霞 喂！你們應該相信呀，何大夫的藥，到底神妙，我剛把藥片放到驢兒的嘴裏，他筋骨龍的一下

，堅不吃力的咽下去了。

(冰凍以爲笑)

「剛才我……」
「不管這個社會找到什麼樣子，良心總得講呀，人家何大夫對我們這條好，怎麼好，他得……」(忽然想起一件事)「噢！現在輪到我出去吧？我有一樣緊要的事情，要到部……走……」

「你……一下夫好嗎？」

「那……」(指門口)「請！良心在責備我呢。」

「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你……希望……)「……」

「(神秘的)重大的事情，好……」(先去打個電話)「(匆匆忙忙地由右門下)」

「她還在……」

「我總希望……」

「她剛才還……」

「其實她的本質……」

「不知道什麼……」

豪哥對寶，那就是可惡的結果。在作具？他這家人家有錢嗎。

寶：中國人發時能得喜歡金錢的心理，這變成愛國的熱忱就好了。（興奮地）哦！豪哥，現在我也

決定了。

豪：決定了什麼？

寶：決定跟你工作去。（跑到左門外拿了一個包袱和一個行李放在桌邊）喏！這是我的簡單行裝：

豪：那麼麼行？

寶：（感覺失望）爲什麼不行？我們女子就應當，在家裏吃頓嗎？

豪：豪妹，你這種愛國的熱忱，和大無畏的精神，我都很佩服的；但是這次的工作，對你，你有野不

大相宜……

寶：我不是和你一樣能吃苦耐勞嗎？祇要我們有犧牲的精神，那還有什麼適宜不適宜。

豪：話雖是這樣說，但是我們做事，得仔細的考慮。

寶：我早就想過了。你跟有一個女子，也會減少敵人的疑心，有些工作，你不讓我去做，我

就在家裏替你們洗衣煮飯，到必要的時候，你們還可以派我到漢奸家裏當老嫗子，偵探敵人的

消息。只要這國家有好處，無論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去做。

豪 剛才我所說考慮的意思，是說，我們要顧慮到環境。

源 顧慮環境！有什麼顧慮的必要？

豪 妹妹，一切事情，不能按你所理想的那麼簡單。

源 那麼，你的意思是？

豪 我勸你還是暫時不要同去，一來這次工作的性質于你不相宜，二來時間上來不及，三來……

源 三來怎樣？

源 三來……（遲疑）

源 說呀！

豪 我索性和你說明吧……

源 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豪 說，當然可以，不過我怕攪亂了你那顆純潔之心。

源 （越發焦急）我不怕，快說！

豪 你知道劍霞爲什麼不讓你繼續求學？

豪 不知道。

豪 唉！她太卑鄙了！

豪 怎麼？

豪 她，她真是豈有此理！她，她說我和你……太好了……（這出于意外的話，刺傷了她的心，不禁伏在桌上嗚咽起來）

豪 禁伏在桌上嗚咽起來）

豪 （安慰她）看，早知是這樣，還是不說好。

豪 （拭淚而起，態度堅強）我們不是爲了那些無恥的話而傷心，我是覺得你太不澈底了，自從我的父母被日本鬼子害死，多虧你們把我接到這裏來，我當然是感謝的，但霞姐這兩年來的思想和行爲，實在叫人失望，彷彿在我們中間挖了一條壕溝，無形之中把我們隔開了。我本想馬上離開這裏，但見我……得你還是一個追逐時代的健將，同你相處，會得到許多益處，唉！想不到你也是一個懦夫！

豪 （委曲地）淚珠，你誤會了。

我一點沒有誤會，你不是畫了一兩句無聊的話，就恐嚇後可不願意我參加救國工作嗎？我竟得這這等誇耀，人人必定決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打破一切毀譽的顧慮，克服可怕的猶疑，才能打退敵人，得最後的勝利；何況我們本來是很坦白的呢！

潔，你真是誤會了，我何嘗不願意你參加我們的工作呢！我所顧慮的不是英潔的私人的關係，一切一切，都是爲救國，作設想啊！劉霞雖然懷疑我們，這次你如果和我同走，只會使他更加猜疑的。

只要我們的態度光明磊落，由誰猜疑！

但是對於整個工作有影響的猜疑，我們應該加以防止。我這次離開家庭，劉霞一定要反對，尤其和你同去，更會激起她的憤恨，演變到相當的程度，就舉報了，萬一她不顧一切的洩露了我們工作的秘密，破壞了我們整個計劃，那實在太不值得啊！這是我勸你不要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是劉霞本身的問題，她是一個心榮熱心，缺乏理性的女人；在這充滿漢奸的城市裏，聽不定迷醉一時的浮囂，受了人家的引誘，不知不覺的和我們走着相反的路徑，中國一個漢奸，就是增加一份抗敵的困難，所以我叫你仍然和她在一起，好好常常的規勸她，同時叫她

有一點願意，那。你不是也替了一個團的責任嗎？何況你還可以直做許多救國的工作呢？

源（恍然大悟，忽然感動起來。）哦！原來，我明白，我了解你的一番苦心了！現在我聽

你的話，決定不去，……（源將我剛才的虛言揭穿）

源不但沉默，而且更加冷靜。哦！該準備走了。

源：你帶什麼？我給你拿去。

源：只帶幾件簡單的東西，我自己去拿，好順便看看融兒。

源：我去時你拿。（跟着走）

源：不，我不想叫融兒知道，別叫她多心。（由後門下）

源（止步，回頭看見圓桌上的包袱，好奇地走去將他打開，）哦！一個瓜皮帽，一件……（一

袋）室內拿來一個小皮箱，和一條毯子。）

源：融兒睡熟了，等他醒來，我怕已經上了火車了。

源：源，這是誰的東西！

源：那是我特地買來，預備化裝用的衣服，哦！我來試試看。

夫 與 妻

（一桌把東西放在書桌上，然後試着衣冠，次邊在旁幫忙。）

漢（退後踱步觀看）哈哈！簡直改變樣子了。

妻（總看像那一種人？）

漢（像做買賣的。）

妻（對了。我還改了一個賣貨人的名字呢。）

漢（叫什麼？）

妻（從身上掏出一張片子來給她）你看。

漢（讀）劉財發。

妻（道）一睜後面寫着我的通信處，給你留下罷。（劍霞由右門進）

漢（我以為是我總鋪的掌櫃在這里。原來是你呵！怎麼。你們又在演劇啦？）

妻（對呀！我們在演劇，這齣悲壯的劇也許會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人！）

漢（看見桌上的東西，甚為詫異。）呀！你們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幹什麼？

妻（劍霞，這就是我剛才要和你談的事情。）

霞 你要到那兒去？

霞 到太原。

霞 (越發驚異) 到太原！現在？

霞 (興奮的替他收拾桌上東西，無意的把名片掉在地下) 豪哥，你不帶幾本書去？

豪 不，帶去也沒有時間看，(親密的轉問劍霞) 劍霞！算來我們已是十四年的夫妻了，在這十四年中間，我們總算勞碌沒有長期分離過，記得有幾次爲了我的前途想到南洋去，開拓一條出路，但是終于捨不得離開你，而打消了原來的意思。可是在這困難嚴重的時期，凡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都應當糾正已往的自私自利的錯誤，把整個的身心供獻給國家，尤其不可再留戀兒女之情，所以我現在決定暫時和你分離，到敵人的後方去做一點工作，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劍霞！我預料聽到這個消息，一定高興而鼓勵我向光明的道上走的！(看到她冷淡的表情) 你不願意嗎？

霞 (坐在圓桌旁冷笑) 哼！你不是什麼事都預備好了，什麼人都告訴遍了，我願意不願意有什麼關係……

我也覺得應該早一點和你商量，但這件事情，今天早晨才決定的。就是我有什麼不到的地方，爲國家着想，你也該原諒我吧！

我有什麼不原諒，你們愛國，難道我竟不愛國嗎？不過這件事我總覺得有點奇怪！現在住在太原的人抱著頭向外逃。你們要往裏面，你們腦裏好像比別人精實些。

爲了國家，我們應該抱定犧牲的精神。

唉！犧牲！你犧牲了，我們母子怎麼辦啊！

國家自然會保護你們的。（從身上掏出一捲票子來，放在劍霞的胸前）我已經向學校辭職了，這是上月份的薪金，留下給你零花，你在司令部裏也有點收入，祇要處處簡樸，生活總可以維持的。

你別以爲我指着你過活啊！不過勸兒才十二歲，這幾天又病在牀上，你也該盡父親的責任呢！爲國家出力，也就是爲子女盡責任，至于家裏方面，環妹不是還可以幫你照料嗎？

（興奮的進來）親姐，你聽劍霞走吧，我情願侍候你一輩子。

……可當我還有那麼大的國份。

(如澆冷水澆頭，但不便報復，隨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交給一豪。)哦，這是瓊英代表同學送來的一封信，她說本來打算開一個歡迎會的，可惜時間來不及了。

(拆信看)呵！他們太興奮了，但是我不希望他們來送我，因為這件事還要沉着些才好。瓊妹

！請你去告訴他們別來好嗎？

好，我就去。(隨手拿着她的行裝放在左門裏)

(欲發猜疑)呵！那是誰的行李？

(沙凝不答，由右門下)

(自言)……，那是她的東西，本來她希望跟我去做工作的；但是，我把她勸住了。

(語性大變，氣憤異常)好！你做好事！現在我才明白了，我才從夢裏醒過來了，什麼到

太原做……，好！就是這個好工作！好！你們既然心投意合，又何必瞞着我搗鬼。我們也得

把賬算一算……

(急，應)假！假！……

沒有什麼說的。現在你不能走，要走，非先離婚不可！

妻 (捺住情感) 這是什麼話?

霞 什麼話! 離了婚, 索性讓你痛痛快快……

妻 (忍不住) 劍霞! 你放明白一點!

(馮得權, 劍霞的父親, 一個五十多歲的失意軍人, 面容枯瘦, 穿著一件過時的灰色棉袍, 越顯得落魄的神情。當他由右門進來的時候, 劍霞卻哭着迎上去。)

霞 爸爸!……

得權 怎麼啦?

霞 你問他!

權 二妻?

妻 岳父……

霞 你說呀……

妻 唉! 簡直是笑話!

霞 可不是笑話嗎! 要同一個女子過活。

霞 什麼？

霞 他哭和冰凍逃走！

權 逃走？

豪 別聽她胡說！

霞 (指着桌上的箱子) 看！這不是證據。

權 (懷疑地看着桌上的東西，又打量一豪身上的打扮。) 瞧你這身打扮，總不能說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吧！

豪 (冷淡的) 事情倒有一點，但不是意外，(脫下化裝的衣服，塞到皮箱裏。)

霞 你剛才不是說要到太原去？冰凍不是把行李都捆好，等着跟你嗎？

權 到太原？

霞 (諷刺地) 還要和日本打一仗呢！

豪 (忍不住憤怒起來) 劍霞！希望你說話，要鄭重一點！剛才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因為我們馬上要分離，我不願意爲着個人的事情，和你爭吵，但是你輕蔑我們神聖的工作，那可不成！

霞 (冷笑笑) 哼！神聖的工作！

權 哦！現在我明白了，一段，你真的要到太原去嗎？我告訴你，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在連兵荒馬亂的時候，放着安樂的日子不過，偏要撇開妻子向虎口裏鑽，還會弄出好處來。

豪 你覺得我們的日子安樂嗎？

權 這個年頭兒，有吃有穿的，總算過得去了。

豪 日本人打來怎麼辦？

權 難道是還遠着呢，即使打來，也沒有辦法。

豪 大家坐在裏面他們來殘殺，當然沒有辦法！(興奮地揮着拳頭) 我們應該趁着這個時候，一齊起來反抗！

權 抵抗，日本軍隊是那麼厲害，抵抗不是討饒吃嗎？

豪 岳分！你錯了，你所想的，是你們北洋軍閥時代的情形，日本的軍隊雖然強悍，但是中國的兵力不弱，你！上海四個月血戰，台兒莊空前勝利，鄂北的大捷，英勇空軍屢次的功績，不都表示了中國軍隊是有辦法的，中華民族是不滅亡的！

得了，你大概忘記了半壁江山已經請上太陽旗啦。

是的，抗戰以來我們是喪失了不少的地方，但是我們已經叫敵人出了相當代價的，東北四省不是因為沒有抵抗，日本并未犧牲一個兵卒，就白白的把那大好河山拿去了！假使我們再向日本退讓。東北五省不就同東北四省一樣的命運嗎？現在我們愈打愈堅強，何是日本不是已經弄得疲憊不堪了嗎？我們如果能忍受痛苦，堅持下去，將來日軍總有崩潰的一天，不然只有坐待，等待做過亡國奴了！

只要有錢，亡了國不是一樣的過活嗎？

不要臉的東西！

（槍上前）你罵誰？

罵你！

（上前勸阻）得了，得了，別爲這無聊的事情鬧氣了，日本人還沒打來，你們倒先打起來了

（憤憤的坐回桌旁）「天非弄清楚不可！」

植劍霞，你這話，做妻子的凡事應聽丈夫，才合古人的道理，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你既不

同意，就該婉言相勸，吵鬧總是要不得的。（轉向一羣）你呢，不是我的女婿，我也不管，既是我的女婿，不由得我來說幾句，家庭的事情，夫妻間總應該商量而行，不可固執己見，至于國家大事，自有人管理，我們何必操勞担心，古人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很有道理。再說，有見識的人，遇事要相機而行，自古所謂那些忠臣烈士，有幾個得到好結果的？倒是有些心狠靈活的人，後來掌握了大權，享受了榮華富貴。就拿我說罷，當北洋時代，如果不是我善于應變。怎能够當到旅長？談起這個，也多虧一個日本朋友的幫忙……（冰濤和瓊柔右門進，打斷了得權的話）

素 你們太客氣了，剛才我叫瓊妹去向你們道謝呢。

濤 我走到半路上遇到她，把你的意思說了。她堅決的要來。

素 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陳先生這次的使命這樣的重大。我們在後方！（忽然看到怒氣沖沖的瓊，和悶悶不樂的得權，立刻把話頭收住，並指得權向冰濤詢問）這位？

濤 這是我的舅父。

素 哦！這都不是外人……

（有人拍斷電話）哎呀，時間快到了，你預備好了沒有？

亞
好了。

察（把手裏的點心盒放在桌上，預備打開。）這是我們在匆促的時候，親手做的一點點心，（捧至亞面前）在這上面，我們特別爲先生備了「爲國加餐」的四個字，希望先生帶在身旁充飢。

（接下來放在桌上）謝謝你們，我一定不辜负你們的熱忱和希望。

察（遠遠傳來一片汽笛聲，室內空氣，越顯緊張。）

亞
呀！火車來了！

察
是的！

亞
那麼我該走了。

（亞急忙走去收拾箱子，劍霞跑來攔阻）

亞
該走了！

劍
你不能走！

（一幕不理她，關上箱子。）

禮 (亦來勸阻) 一畝，我看你是走不得的。

霞 看你走得成！

家 (懇求的) 劍霞！爲了救國，請你原諒我。如果我有對不住你的地方，等我回來再謔，好嗎？

霞 (拉住他) 不行！

家 (忽以拳擊桌，表示堅決) 非走不可。

(隨兒披着一條毯子由內室踉蹌出，劍霞急去抱他摟在懷中)

霞 啊！隨兒，你止發癡呀！幹麼走出來？(哭) 看！你的爸爸要撇開我們走啦！

隨 爸爸到那裏去？

霞 到太原！

隨 到太原幹什麼？

霞 打日本鬼子。

隨 (從母親懷裏掙脫開) 媽媽，爸爸打日本去，你幹麼哭呀？我們不去打他，他要打我們呢！

家 頓先生時候不早了。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大家與齊地替一發拿行親和歸心，擁着他出右門下）

夫與妻

物

夫與妻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夫與妻

第二幕

佈景：

馮家的客廳，靠後壁放着一張茶几；几上陳設唱筒，插瓶，古書和香爐等物。爐中香煙不斷繚繞，已將壁上「天地君親師」的神位，熏得模糊不清。茶几右方有一門通後院。左壁前端有一門通街市。靠右壁放着茶几和椅子。堂之中央放着一張方桌和幾條板凳；桌上點着一盞煤油燈。

隱第一幕一個多月的晚上，馮得權，馮劍霞，何克仁圍着方桌密談，當克仁展開皮包拿出一封信的時候。一陣寒風驟然吹來，左門砰然作響，他吃了一驚，急忙收拾皮包，藏在插瓶的後面。

權（對劍霞）快去望望，有人沒有。

霞（急忙忙走到門口探視）外面黑洞洞的，沒有動靜。

仁把門關好，小心有人闖進來。

權（跑去甯着門門）還是門起來妥當。

仁（拭額上的汗）可把我嚇壞了。

霞我的心還撲多撲多的跳呢。

信（收後請自）不要緊張，在我這兒，保險不會有偵探來的。

霞：唔，我到忘啦，這兒的偵探有幾個是爸爸從前的部下呢。

仁：那好極啦，我們可以想法子利用他們。

姐：這兩天我打算請他們下館子，喂幾杯白乾兒。

仁：我很贊成，你可以從活動費項下動用幾塊錢，跟他們連絡連絡。哦，前次你領的三百元，用完

了沒有？

姐：賬下有限了，單是僱人下鄉，向井裏投藥一項，就開支了一百多元。

霞：這幾天報紙上怎麼不見有人中毒的新聞？

仁：仗打緊啦，報紙上那有閒空登載那些消息。

姐（裝高聲頭）還是坐下來談吧。啊，膠皮包呢？

仁：在捕房後面（得穩欲去勢他拿）就放在那兒罷，那封信裏寫的事情，我都記得，坐下來，聽我

跟你們講。

（軍人拿槍走下）

樞 那封信從那兒寄來的？

仁 剛從太原秘密寄來。

樞 太原？

樞 那個邊關被燒了還有？

仁 被燒了。

樞 呀！一來到到危險嗎？

仁 你放心，我答應過的話，這哥沒有錯兒。

樞 何大夫向來不說謊話的。一來既然是那麼樣的荒唐，說起來總算共你的丈夫，我的女婿，如果

我兩害了他，豈不是害了自己。

樞 其實，爲是他有個長短，我到沒有什麼？還是怕嚇兒想念他，一來到這這四個月，他沒有一

天不提到他呢。

仁 對了，小孩子對於父母總是親愛的。（得意地）這一來，我想一會兒，就該逃回來了吧。

樞 到那兒去？從那兒來的？是從那兒寄來的？

仁 當然啦，爲這事請，咱頭兒今天早晨對着我一再的誇獎你，他說，你真是個計謀深遠的諸葛亮，從那張名片上，居然找出了線索，破獲了那個造反的機關，不然讓他們在城裏佈置，和境外的游擊隊勾結起來，那到是一件麻煩的事。（起身向得作揖）恭喜！恭喜！

禮 是的呀，我就是想到了這一點，所以還是先下手爲強……

禮 這次捉住了多少人？

仁 前後捉住了一百多。（點着紙烟）經過情形是這樣的，自從咱們報告了這件事，特務長就打電話到太原，派人四處偵查，偵查了好幾天，才弄到一個頭緒，那時候他們已經私結了男女四百多個黨羽，不消說，一黨兄是其中的主要份子了。他們想抽一個機會聯合城外的游擊隊動手，當然這不過是拼了性命騷擾一下，乘機搶點錢財罷了。後來探聽到他們有二十多個人，打扮成布客的樣兒，約定一天晚上，在一家布店裏秘密會商，「皇軍」就派了一隊人去，一網把他們打盡了；可是口饒一黨兄一個人從窗子裏面溜啦。（向劍霞獻媚）聽！我的話怎樣？

禮 我拜勳兒謝謝你。

禮 後來怎麼樣？

仁 後來又在別處接連抓到了七八個狐狸狗黨，鎮明以後，叫他們自己挖了一個大坑，一下子把他們活埋了。最痛快的是狗黨中間有一宗父子兩人，父親已經六十多歲，女兒倒只有二十歲左右，把他們父女兩個，也一起埋在坑裏了。

權 唔，那真妙極了，妙極了。

（波門聲）

仁 別說話，有人來了。

權 （轉過頭去應門）誰？

我！

權 原來是鐵牛。

仁 自家人，讓他進來，我正想找他呢。

（得權開門，鐵牛進。他穿着綠色人造絲的排紐短褲，黑布紮腿一種，帶着尖頂的瓜皮帽，配着那錢袋金牙，一望而知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流氓。）

鐵牛 （對克仁）阿強藥以藥，沒有見你，我這一在道兒（對劍霞）陳太太也來啦。

仁：有什麼事情嗎？

牛：不得了，了不得，搶下漁夫大騙了。

（大家似信似疑）

牛：說真的，什麼事情？

牛：不說真的，還說假的。

牛：快說呀，怪急人的！

牛：你急還沒有我急呢。

仁：（信以為真）倒底什麼事兒？

牛：剛才我吃了兩碗羊肉，連湯也喝得乾乾淨淨的，現在肚皮脹得慌，大夫，你看怎麼辦？

（大家哄然大笑）

仁：你這小子老是油腔滑調的，小心「鼻軍」來了吃你的腦子，真的，今天有什麼消息？

牛：有線。（對度鎮道）剛才從頭兒那裏來，他說今天夜裏這兒要來一批軍火，他已經打掃罷去。

叫咱們飛機來轟炸啦。叫你傳話給大家，明天早晨七點鐘到車站附近集合呢。媽的！咱又到們的天下下了。

仁 你沒有順便通知他回嗎？

牛 已經分頭告訴了，只有王四，張大漢兩個小子，不在家，我也留了話，叫他們趕快到這兒。

仁 （緊着大拇指）好小子，會辦事。

權 我們放信牌的花樣，也得常常變化一點才好，不然很容易被他們看破的。

牛 （忽對仁說）一面向她那位走，一面說）喂！甜甜叫，上次放信號，你的花樣真巧妙！頭

兒誇你是個多麼多麼的人兒，很想同你研究研究哩。（斜肩斜眼的）

仁 好，我明天陪你去，跟他談着會有好處的呀。

權 不，我過後天去，明天上午要到理髮館去剪頭髮，下午還得到上門裏去打聽一下看有什麼新消息。

仁

牛 對呀：打聽一下，黃河這邊到底有多少中國隊伍。

仁 這小子比我們還急哩。喂：「皇軍」過來，你急幹什麼？

牛 （得意的裝着公安局長的派頭兒）公安局長怎麼樣？你得看我多說幾句好話才行。

仁 當然了，也許我直接給你下套呢。……

牛 像兒怎麼？那時候坐上汽車，拍的一聲你怕警察老遠見了不敬禮。（做着敬禮的姿勢）

福 （掏出一張票子給銀牛）局長！

牛 （立正）有！

權 給我買一塊錢大烟來。

牛 是，大人！（接着票子欲下）

霞 喂！局長！請你順便到我家裏去看一下章小姐，說說人家在這兒等她半天啦。

牛 是，太太！（下）

權 冰激凌來嗎？

霞 跟她約好在這兒會何大夫的。

權 她的意思怎樣？

霞 今天我又勸她一頓，她的心眼兒好似有點活動了。

權 這樣，我才對得住過世多年的姐姐。

權 你現在回家嗎？

漢 是的。

權 (揮手) 滾罷！

(大漢下)

牛 (埋怨得權) 你不該答應他。

權 (謔笑) 小孩子，懂得什麼。他既然堅決地不幹，勉強留住他，反倒壞事兒。(指示王四到門旁站着)，王四！你站在那兒看着門，(以手招鐵牛) 來。(鐵牛隨他走至茶几前，他搬出一堆古書，從一個空的書函中取出一枝手槍來交給鐵牛，並用低沉而恐怖的聲調，指示他的行動。)(你拿着這傢伙遠遠的跟着他，等他走到那棵大槐樹底下，你看因而沒有人，就悄悄的走上去，結果了他的狗命！記着！把屍首扔到旁邊井裏，趕快從小路回來！)

牛 你的着兒真妙！

權 別說廢話！快去快回！

牛 是。(下)

呀。

權 邊兒這聰明，不能說不是我當年教養的功勞，當她的爸爸和媽媽接連遭了不幸的時候，我首先把她接過來住了兩個多月，後來才送到劍霞那兒去，雖然住的時間不長，可是我已經替他打下做人的根基了。淑兒，你還記得嗎？

淑兒（傷感地）記得，舅父。

霞（撒嬌）爸爸，你這提從前的事情，叫淑妹聽了，心裏怪不舒服的，（使眼色）還不去過你的廳。

權 是的，心裏一高興，幾乎把病癢退過去了。（走至後門口，轉向劍霞）剛才你不是說肚子有點

痛嗎？也來抽一口。（下）

霞（捧腹作痛狀）呀！又痛起來啦！何大夫請你陪着淑妹坐一會兒，我抽一口就來。（醫得穩下）

仁（慫恿地拿錠子給冰凍坐）章小姐請坐吧。（表示淵博）語論上說，「既往不咎，」伯父伯母

既然去世了多年，悲哀也是無補于事的；不過「孝為人本，」你既有這樣美麗的外表，又有那

種高尚的性格，真是兩全其美了。

深 先生，請您成全我們這苦的人團圓笑吧。

仁 (自覺抓住一個說話的機會) 寫嗎！寫並不是我們打不破的缺點呀！今天是個窮小子，說不定運氣一到，明天就變成富翁哪！至於說到苦，唔，是的，既然窮又怎能免掉苦呢？不過窮也罷，苦罷也，我們這些人是絕對不怕的，所怕的倒是那些三心二意的，遇事拿不定主義的傢伙。譬如說，前面分明放着一堆黃金只要笨手之勞，就變成了自己的財產，可是有些人，偏偏連神手的勇氣也沒有，那才叫沒有辦法。

深 (假意敷衍) 可不是嗎，像我這樣人，莫說一堆黃金，那怕是一張毛票吧，只要能够弄到手，我總盡力去拿的；如果碰到這個機會，何大夫肯叫我試一下，那就感恩不盡了。

仁 (越發得意) 有的，有的，機會多着哪；只要軍小姐，不，淑妹願意，那並不是什麼難事兒。哦！淑妹，我這樣稱呼你，你不見怪吧？

深 我學得很高興。

仁 (不禁躍起來) 呵；我是多快樂啊！令姐姐才說到我們兩個的事情，我還有點懷疑，可是現在，現在什麼都沒算錯囉；好妹妹，你放心，將來我們結了婚，窮苦二字，在我們的字典

上是查不到的，有的祇是「葡登」，「幸福」……啊：你不高興嗎？

媛 不高興了。

仁 如果你想繼續求學的話，我馬上把你送到日本帝國大學去，到那兒包管你受到特別的優待哩。

媛 你的日本朋友大概很多吧？

仁 那邊消談得 軍界、政界、商界、學界、無論那一界都有很多的朋友；哦，你現在要不要有一點關於交際的書報？

媛 似乎沒有聽見）

仁 那你現在是很得意了？

媛 有點詫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仁 〔機警地〕我不是送你到日本去的時候，不是又可以和許多老朋友見面了嗎？

媛 〔得意的以手指彈她的頭〕噫！這小腦袋兒多靈靈活啊！〔親密地拉她的手〕小寶貝！現在請

你決定我們結婚的日期吧，我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

媛 〔羞慚地退縮〕我想——

仁 〔空手而返〕空想！〔正握握她的手腕，後面忽然傳來笑聲，使他吃了一驚。〕

女聲 讓我說給何大夫聽！

（得權和劍雲興奮的走進）

仁 什麼？

權 剛才我們繪着抽烟，隨便談起（睨了冰潔一眼）噢，將來時局轉變了的話，我們做什麼生意最發財。

霞 不，什麼生意最受「他們」的歡迎。

權 我說開一個咖啡館，好好的找幾個女招待。

霞 我說不如開一個男女澡堂子。

權 男的跟女的在一塊兒洗澡，多麼不雅觀！（搖頭）

霞 有什麼不雅觀，日本不就是那樣，我們不過是迎合……（忽然窘窘地停住）

仁 （點頭竄竄）頗有道理。

（冰潔卑視的冷笑）

權 不，開一個帶有女招待的咖啡館，也省得「他們」來了，向我們要花姑娘。

仁 也有道理。

霞 我的意思……

(學勤氣喘喘地由左門進)

學 (對克仁) 經理，有，有，有……

仁 有什麼，慢點說。

學 有，有人在在藥房裏等；等你。

仁 誰？

學 就是那個常常來的胖子；胖子，他，他請你快·快·快……回去；(對劍靈) 唔 還有……有

陳太太。

霞 也叫我嗎？

學 是；是的。

仁 (對劍靈) 好，我們走吧，說不定有點要緊的事情。(對冰漫) 章小姐，對不住，我們先走啦

，明天晚上我一定去拜訪你。(向得權) 老伯你也該早點休息啦，明天還有工作呢。

（克己，驚呼）舉動真荒唐，水漲亦預備走。）

樞 來！樞兒，你覺得何大夫怎樣？

源 （勉強的）還好。（兩水）

樞 聽你表姐說，你已經答應跟他結婚了，好孩子，那才是你的福氣，誰不知道何大夫有錢有勢，

近來想嫁給他的女子多着呢。（打呵欠）哦，我要到隔壁劉家有點事兒，你替我在香爐裏燒一

炷香，燒完再拜謝同法罷。（由左門下）

（水漲及釋打影的，定到茶几旁燒香，回想剛才的情形，不禁慘然一笑。當她把香插進香爐時，發現福爐後有一紙皮包，即興奮的走至後門向外探視，並將左門輕輕地關好，然後回到茶几前，拿出皮包，急急打開，抽出一封信來，看後神色更爲緊張，不知不覺叫出一句話來：「這一下可抓住證據了！」）接着又從皮包裏搜得幾件秘密文件，便和前信一齊塞進口袋裏。當她正欲繼續追查時，門外忽有人聲，於是急忙把皮包放置原處，仍然裝着燒香的樣子。片時，王四由左門進。）

王 軍小姐，這封信裏是假若人，這個年頭兒還給看。

軍 小姐，這封信裏是假若人，這個年頭兒還給看。

張 誰知道你不是善人？王四，你不是在我們家嗎？自從你媽媽回到我們那兒，怎麼倒看不見你了？

王 張家早把我開啦。

張 那麼，你現在幹什麼？

王 怎麼！你還不知道？我媽媽沒有跟你提過？

張 她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到你。

王 唉！不提也罷，提起來太丟人啦。

張 本來急於離開那兒，但爲好奇心暫住，你好像受了什麼冤屈似的？

王 冤屈，還不是爲了吃飯！

張 越發複雜，幾乎忘掉自己的事情，你是不是做了什麼虧心的事情？

王 沒，沒有。（低頭來）

張 若你這樣兒好像有什麼心思似的？

王 吞吞吐吐的，還不是……

親：是什麼？

王：唉！別提了。

親（表示同情）：唉，怪不得你媽媽常常半夜三更的偷偷地哭呢？我料她心裏總有什麼傷心的事情，可是我問了她幾次，她總是流着眼淚不肯說。

王：唉！可憐的媽媽，了我的欺騙，只曉得我幹着自己不該幹的事兒，她如果知道我是這樣的下流，該多麼傷心啊！

親：你是說，現在她不知道你究竟幹的什麼？

王：她要是知道，早一頭碰死啦！哦！何大夫他們在這兒不？

親：剛走，你找他們幹什麼？

王：他們叫我來的。你舅父在家嗎？

親：剛才到隔壁劉家去了。

王：這次叫我來，又不知道幹什麼缺德的事兒？

親（驚異）：怎麼？你現在在他們手下做事？

注 集！不！我……

王 (恍然大悟) 噢！我已猜着「學子」，想不到你也上了他們的騙，記得一個多月以前，你曾經說過，書櫃上前幾去箱箱快快的發幾個日本鬼子，再不願意幹那種下賤的差事，啊！那是多麼有志氣的話！當時我受了你的感動，幾乎流出眼淚來。是的，從那個時候起，我是非常敬仰你的！唉！想不到幾天的工夫你變了，變得和你從前所說的話正相反了！

王 (感傷交加，以至流淚) 小姐！你別誇嘴，求你另外給我找個事兒吧，罵那個王八蛋再幹那差事！
王 盡天良的勾當！

王 事情我或者可以幫你想法子，但是我叫做人，也不可以儘爲了吃飯，就不顧廉恥的胡幹陣！

王 小姐，我不說大概你還知道，我實在是混得沒法子，我才——唉！你的表姐心太狠啦！上次我在那兒，她不是說要叫小媽媽回去嗎？

後來張家開了我的差，我就去找她，她說，叫我媽回去沒有問題，可是要我替她辦一擔事情，辦妥了，這可以得上一筆官錢。

王 什麼事情？

王 (吞吞吐吐) 沒！沒！……

張 (冷笑) 瞎！原來你還沒有覺悟，真是叫人太灰心了！（向外走）

王 (良心發現，追上前去) 小姐，你可不能告訴別人。

張 (站住) 請你相信我，我一定保守秘密。

王 我弄死了一個革命黨！

張 (驚退) 什麼？

王 是他們叫我幹的。

張 (大怒) 你這糊塗虫！

王 (後悔失言) 小姐！你別生氣，因為我媽媽常常跟我說，你是個心腸慈悲的善人，一年到頭，

也不知道當我們多少忙，剛才你所說的那些話，又那麼的感動了我的心，所以我才把真情吐露

出來。(跪下哀求) 呀！小姐！請你饒恕我這一次，千萬不要走漏了風聲，不然，我和我媽媽

的性命……(嗚咽起來)

張 無論怎樣挨餓受苦，你都不應該幹那種無法無天的事！

王 我早就後悔啦，小姐！你是知道的，今年我們够倒嚟啦！一個春天死了爸爸，又死了哥哥，火棺材舖子的錢，三番兩次的逼上門要，媽媽和我又都閒在家裏，餓着肚子，唉！我早就後悔啦，爲什麼不讓他餓死！

張 你現在不是還繼續幹着嗎？你可知道，幹這些事的人就叫「漢奸」，漢奸是不顧國家的存亡，別人的死活，只圖當時賺一點小便宜，弄幾個臭錢，就冒着危險替日本鬼子當走狗，殘殺自己的同胞，出賣自己的祖先，你想，我們既然是中國人，就應該愛中國，爲什麼要做人家的劊子手？何況日本人是專會「過河拆橋」的，等他達到了目的，對你也就不要氣啦。

王 現在我都明白了！（躊躇）可是……

（張大漢，賣菜的小販，穿着農人的衣服，由左門進。王四拭淚而起，冰凝意識地摸着口袋，抽身即走。）

張 好，再見！

王 （追上前去）小姐！小姐！

張 你放心，我不會說的。明天上午你在家裏等我，我想同你詳細的談談。（下）

（王四噎了一口氣）

漢 噫！你不起你這小子還有兩下子。（舉着漆漆的腔調。）你放心，我不會說的，明天上午，
；哈哈！

王 （厲聲問色）別胡扯，你想接續！

漢 （屈着膝）我跟你下跪。

王 （舉手欲打）媽的！老子非教訓你不可！

漢 （討饒）不說了，不說了。

王 再說，要你的狗命，人家心裏好個刀子滋着，你還拿他開玩笑。

漢 怎麼啦？

王 怎麼啦？咱們決分子了。

漢 誰說不是，你們不跟我分手，我還要跟你們分手呢。

王 這話怎麼講？

漢 這麼講，你再說這個鳥話，不是他媽歪的！

夫 與 妻

王 你今天怎麼忽然變啦？

漢 再不變，祖宗八代的墳就要被人踢翻啦！

王 (摸不着頭腦)簡直越說越奇怪。

漢 奇怪，一點也不奇怪。(向裏探望)裏面有人沒有？

王 馮老頭兒到隔壁劉家去了，他的老伴兒還在牀上。

漢 (急忙向外走)我找他去。

王 (一把拉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漢 你想聽嗎？(拉他到桌邊)來，我告訴你。

(兩人坐下)

王 是他們叫你來的？

漢 我沒有在家，聽說馮半那小子去了一趟，媽的，我本不想來，可是不能不來交代一下，說什麼

老子也不幹了。

王 我也不幹了。

漢 您爲什麼不幹？

王 您爲什麼不幹？

漢 聽我說呀。今天上午我演完來，担着空担子打玻璃廟門口經過，看見一堆一堆的人向廟裏擠，我正站在那兒納悶的當兒，街頭王麻子走過來拖着我說：「走！看戲去，不要滾。」我跟着他走到舞台底下，那時台上有一個女學生在講演，我也聽不清他說的什麼。接着哨子一吹，戲開啦。一開場是一家兄弟兩個在吵嘴，老大勸老二不要跟日本鬼子胡鬧，胡鬧下去是沒有好結果的，現在外邊的人正在罵他家的祖坟葬得不好，將來子孫一輩子抬不起頭來。勸來勸去把老二弄急了，桌子一拍，瞪着大眼，叫他馬上滾出去，不然就叫「臭軍」來活剝他的皮。這時候他宗老太太小妹妹和老二的女人都從外邊回來了，也不問個皂白，一口氣怪老大多管閒事，氣得老大擦着眼淚就走。

王 老大是個好人。

漢 可不是嗎。老大走後，這一家歡天喜地地吃鬼子送來的糖果，老二一邊拿着紙開條子：你猜什麼條子？媽的！是給鬼子拔花姑娘呀！

王 媽的！

他向他們打聽那家的姑娘長得漂亮，那家的媳婦還可以對付，一刻兒工夫就開了四十多名。等一等鬼子來了！大槓是文官長吧？他像孫子似的急忙把那張條子送上去，鬼子看了哈哈大笑，掏出一張票子來叫他去打酒。咳，在他打酒的當兒，鬼子野性爆發了，兩隻手一把抓住那媳婦，一把抓住小姑娘，就向房裏拖，老太太上去拉住女兒，被鬼子一脚踢在太陽穴上，哎喲一聲就死了。那媳婦兒不是好東西，勸小姑娘不要執拗，可是他媽的鬼子聽不慣她的話，從腰裏拔出槍來給她一下也倒了。

王 打得好！

漢 賸下小姑娘，鬼子一把抱到房裏，唉！還聽見喊叫聲。

王 後來怎麼樣？他媽的！

漢 後來打酒的小子回來了，闖進門，就看見媽媽和媳婦，都躺在地上，吃了一驚，洋磁的酒甌掉下來，「嘣」的一聲打碎了。鬼子以為是槍聲，怒氣沖沖的挺着槍跑出來了，不問三七二十一，對那小子的心口這麼一下，（撇着手勢）把他打倒，就笑着走了。

王 誰叫他不聽老大的話。

漢 唉！老太太才可憐呢，他不知道爲什麼又跑回來了，進門看見家中弄得這種樣子，嚇得渾身哆嗦，抱着老二就哭，老二脹着一口氣，睜着眼睛釘着老大，吃力的說：「哥哥！我後悔啦！……請你原諒我……給我們報仇吧！」說完這話，氣就斷了。這時房裏忽然喊叫一聲，老大急忙去看啊！小姑娘也用剪刀自殺了！

王 真慘！

漢 誰說不慘！我看到這兒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險些兒哭出聲來。我身旁站着一個老頭兒，他是剛從河北逃來的，他流着眼淚對人說，河北省像這種事情多着呢。

王 剛才章小姐，就是你看見的那個小姐，也說當漢奸不會有好下場的，所以我決定不幹了。

漢 再幹不算是人！別作孽了，我還有七十五歲的媽媽和十四歲的女兒，讓他們好好的活着吧。喂！等他們來，咱們一齊說好不好，別再上他媽的當了。

王 可是我還頂支了十五塊錢，怎麼辦呢？（躊躇片刻）這樣，你先跟他們說，我回去想法子弄錢，明天還他們的時辰再說。

漢 傻小子，錢，就說買毒藥用啦，看他們怎樣？

不 我和你不同，還有別的處呢。

（燈半由左門進）

牛 你們這兩個傢伙，怎麼到現在才來？

王 我們早來啦。

牛 見你媽的鬼，早來了，怎麼老子沒有看見？

王 我們來的時候，你沒有在這兒。

漢 別同他說那些，早來晚來，橫豎是一樣。

牛 放你媽的屁！誤了公事，你担當得起？

漢 （冷笑）公事！

牛 不是公事，還是私事？明天早晨七點鐘放信號，誤了公事，小心剝了你們的皮？

漢 不會誤事的，我早就預備好了。

牛 （信以為真，態度忽變和氣）想不到你這傢伙消息倒靈通，你從那兒聽來的？

漢 城皇廟，

牛 唔！是南華和尚對你說的？

漢 對呀。

牛 你預備的什麼？

漢 (爽直的) 預備不幹。

牛 (詫異) 不幹？

王 對了，他不幹了。

牛 (惱羞成怒) 不幹！不幹！就是造反！

漢 人家不幹，還有個叫幹的道理！

牛 (打了他一嘴巴) 幹不幹？

漢 (堅決的) 不幹！

牛 嚇！(從腰間抽出一條皮帶來威嚇他)

王 (上前勸解) 你別出氣，他既然不幹，想必有不幹的道理。

牛 (對王四瞪眼睛) 你說什麼？

王 我說，唉！

(得權由左門進)

權 鬧什麼？

牛 (指大漢) 他要造反！

權 造反可要破腦袋的。

漢 (有些畏懼) 不是，大人……

權 (假裝和善) 你好好的說，不要怕。

漢 我——大人是明白人，我不能再幹了。

權 爲什麼？

漢 (不敢直說) 我想……

權 惹什麼？

牛 (舉皮帶欲打) 脫去頭，不打不鬆。

權 (擲住) 且慢 (對大漢更加容氣) 你是不是想花幾塊錢？

漢 不是。

權 是不是受了誰的欺負，要我們去替你報仇？

漢 不是。

權 那麼爲什麼忽然想不幹？怕是有人在你前面搗過什麼鬼吧？

漢 沒有。

權 (以斜視王四) 你知道他爲什麼不幹？

王 不知道。

權 (聲色俱變) 哼，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說到底是什麼？

漢 我想起我那七十五歲的媽媽……

權 胡說！

漢 (信信激發不禁悲泣) 大人！請你……救救我的媽媽和孩子，無論怎樣，我是不幹了！

牛 滾滾滾罷。

權 你別發腔作勢，既然加入了我們這個圈子，幹不幹由不得你！（面皮輕輕地一皺，隨即變和藹）
（再說「皇軍」不久來到這兒，你不是就可以弄個縣長過過官癮嗎？何必自暴自棄呢？）主 降了！
說對不對？

主 （難以應付，顧左右而言他）大漢，你仔細想想。

漢 你想做官你做好了，我還是賣我的菜去。

權 （大失所望）這樣說，你是拿定主義了。

漢 嗯。

權 （沉重而陰險地）將來不要後悔啊！

漢 不。

權 （險惡的一笑）好！聽你的便罷。

漢 （屈膝感謝）謝謝大人！（欲下）

主 （一把拉住他）符號拿來！

漢 （從褲筒裏抽出小小的一條黃布條交給權）這兒。

權 你現在回家嗎？

漢 是的。

權 (揮手) 滾罷！

(大漢下)

牛 (埋怨得權) 你不該答應他。

權 (謔笑) 小孩子，懂得什麼。他既然堅決地不幹，勉強留住他，反倒壞事兒。(指示王四到門旁站着)，王四！你站在那兒看着門，(以手招鐵牛) 來。(鐵牛隨他走至茶几前，他搬出一堆古書，從一個空的書函中取出一枝手槍來交給鐵牛，並用低沉而恐怖的聲調，指示他的行動) 你拿着這傢伙遠遠的跟着他，等他走到那棵大槐樹底下，你看因而沒有人，就悄悄的走上去，結果了他的狗命！記着！把屍首扔到旁邊井裏，趕快從小路回來！

牛 你的着兒真妙！

權 別說廢話！快去快回！

牛 是。(下)

(假牛走後，得勝仍把古書移放原處。)

樞 (若這其書的寶子) 這四個，你覺得這三辦？漂亮不？小夥子，得學習學習。

王 (早呆了) 唔！

樞 噫！哪得那個寶兒。你別底比假牛差池些，看他多麼精神。(得意地) 這些一來，可以省掉許多麻煩。對於我們大夥兒很方便。

(克仁和劍靈慌慌張張地走進來)

仁 皮包……

假 皮包在寶兒嗎？

樞 怎麼你沒有帶去？

仁 箱了！ (大驚)

假 箱了！ (大驚)

(三) 次給假劍靈茶兒環視

樞 (首先看見皮包) 不是在那兒！

仁 啊呀！把我急死了！（長出一口氣）

假 差不得慌！請這一身汗。（拿手巾擦汗）

仁 真是大驚小怪的。

假 大驚小怪，皮包去了，誰命交關！

仁 把包藏了去，豈不說風涼話麼。（聽了一口氣。把皮包，以手托之，）別忙，休息一下再說。

假 我這皮包於於於處，即來入座（身子都發軟啦）。

仁 三四（後面幾聲響來）。

假 三四（由後門下）。

仁 （亦入座）怕怕，頭兒洗你們的嗎？

假 不是他還洗不洗皮包。

仁 有什麼事嗎？

假 還不是明天來機來頭來空空的車馬。不過他們的章火究竟在夜間什麼時候運到還沒有得到確實

的報告，頭兒命令趕快派人到口子上偵察去呢。（問克仁）你說派誰去？

仁（考慮）我想叫那個賣菜的漢子去，因為他住在那一帶，比較方便些。

權 你是不是說張大漢？

仁 是的。

權（微笑）陪陪，現在怕嗚呼哀哉啦。

仁（詫異）爲什麼？

權 那混蛋東西，不知聽了誰的鬼話，剛才在這兒說什麼也不幹了，爲了我們大夥兒的安全，我已

經打發鏡牛眼上去，幹掉他了。

仁 哦！

霞 急着用人的時候，偏又少了一個，看明天怎麼辦？

仁 明天的工作，回頭叫鏡牛看着辦去，你說現在到底叫誰去？

霞 就叫王四去。

權 使不得，他的胆子太小。

霞 名單呢？拿出來看看，看誰好？

仁 在皮包裏。（拿皮包找名單，找來找去找不着，甚爲吃驚）呀！名單怎麼不見？

霞 什麼？（手脚慌亂的幫着找）

權 仔細找一下！

仁 （不見那封信，更爲驚慌）信跟公文也不見啦！

霞 哎喲！

權 （雖然驚慌故作沉着）不是沒有帶來？

仁 怎麼沒有帶來，剛才還看見！

權 在身上找找，別記錯了地方。

（于是大家動手，把克仁所有的口袋翻遍，以至把他內裝上衣脫下來倒懸着抖擻，忽而掉下一

張紙片，三人搶着去拾，結果劍霞得到了錦標。）

霞 （失望地扔紙片）一張手紙！

仁 （急得抱頭亂竄）這，這，這怎麼辦？幾十個人的性命！

假 (精神恍惚以右手加在額上，左手撐着桌子絕望地哀叫) 完啦！

權 (對着老蘭聲) 別着急，大家沉着氣兒想想。

(向外高聲叫) 王四！王四！

(王四應聲進來)

王 水還沒有開。

權 剛才你來的時候，誰在說裏？

王 章小姐。

權 再沒有別人？

王 沒有。

權 那大章是什麼時候來的？

王 我來了一會兒他才到。

權 (厲聲厲色) 別說謊話！你看那誰動茶几上的皮包沒有？

王 (莫明其妙) 沒有。

來！開我搜搜！（解開他的衣服搜查，但無所得）剛才正是你倆在這兒的時候，皮包裏去了幾件東西東西，其中有一張名單，上面也有你的名字，如果人家拿去向衙門裏告發，是要上腦漿的，對嗎？

王（恐怖代替，在王）唔！

僕（似覺事，即）爸爸，是不是讓派跟我們開玩笑？

仁 我也有一點懷疑。

權 別冤枉人，她那會！

僕 王剛你來的時候，章小姐在這兒幹什麼？

王（指茶几）在那兒燒香。

仁（不約而同）燒香！

權 是我叫他燒的。

（劍僕到客廳旁看視，發現可疑之點）

僕 看！這是什麼？

（大家前去審視）

仁 皮包的印兒！（以手從插瓶後循痕跡向外引申路）！是從那兒拉來的！

霞 沒有錯！是她偷去的！

權 （氣得蹬足）這丫頭！

仁 哼，想不到她下這樣的毒手！

霞 現在怎麼辦呀！如果她拿去告發……（急得要哭）

權 別急啊！（在屋裏踱來踱去）我想……

仁 事不宜遲！總得……快想個對付的方法！

權 你說她真會去告發嗎？

仁 怎麼不會！說不定今天晚上——咳！快想辦法。

權 不會那麼快吧？她總得拿回手仔細的看看。

王 她臨走的時候，動作很慌張的。

權 今天晚上我們也得防備。嘿！如果他下毒手，那麼……

仁（焦急地）怎樣？

權 我看還是劍霞趕快去找她，跟她說好話。

霞 你以為她肯聽我的話嗎？

權 拿我的名義。

霞 你的名義？唔！別做夢啦！

仁 如果她沒有回去，你能不能找到她？

霞 平常她到秦小姐家裏去，可是現在秦小姐下榻了。

權 放心吧！這個時候她在那兒去？（踱來踱去，忽然念頭一轉）她晚上愛吃東西嗎？

霞 我渴雞湯的時候，她也渴一點。

權（突然毒濕的抓住何克仁的肩膀）大夫！拿藥來！

仁（明白得權的用意一把抓住劍霞的臂膀）來！跟我去拿！

霞（猛烈的刺戟，加着恐怖的心情，以致使她臉色慘白，聲音顫抖。）你……你……你……你們叫我到……

不要感怕！

她……她不吃……怎麼說……

權不吃！哼！

（劍霞的上身搖擺，大有支持不住的樣子。）

仁！放鐵蒜一點！

（鐵牛兩手染血，與密地由左門跨進。）

牛！哈哈！又幹掉一個！

鐵！給她！

（鐵牛從腰間取出手槍交給劍霞，她發見一隻血手伸在眼前，不禁狂叫而長縮。）

哇呀！血！血！血！……

住嘴！劍霞！你趕快回去，想法子把冰灘碎掉。

——卷下——

第三幕

總共：

原是第一幕新家的客廳，但現在已經改變了面目。室內牆壁已用粉紅紙裱糊一新，所有門窗也都蒙上美麗的布帘。書桌前，書架雖然仍在原處，但架上儘量裝設四若一排，他則代以鐘頭、酒瓶、餅乾罐等物。桌上除文筆各式文具外，並有華式電話機、洋燈、花瓶等；瓶中插着應時的鮮花。電話機旁放着兩牛奶和一籃餅乾。梳妝台已移置左壁前。原處改置沙發。小圓桌移置沙發前，桌上鋪着東洋印花桌巾，上有一張大結婚的相片。衣架乃在原處；架上掛着幾件時髦的女衣。時髦在第二幕的次日早晨八點鐘。四幕之前，就聽到喧鬧的市聲；火車、汽車、洋車，好像是在競賽，鏗張地放着不同的笛聲，小販、報夫用着憤激的盛衰命運的叫喊；來來往往的行人不是喊着「警！解險囉！」就是喊着「今天越炸太鬼啊！」有時還聽着幾聲咒罵和嘆息聲。遠遠的還有女人號哭和孩子越帶的聲音，一切都表示着浩劫後不安的景象。

市聲漸漸消沉後，孫即慢慢地拉開，王媽，普通老媽子的裝扮！——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從書架底下偷偷的爬出來。

王媽 阿彌陀佛！鬼子的飛機可走啦！（起來揮土去看見一扇窗子歪斜着）呀！窗子也震壞啦！（跑到桌上，拉開窗簾望見遠處烟火冲天，兩手不禁顫抖起來，對於那扇窗子，簡直沒有辦法。）

呀呀！多麼可怕的火呵！

（王四匆匆地由右門進）

王媽！

（驚喜）四兒快！快！來幫一下忙！

怎麼啦？

窗子被炸彈震壞了！打了太太的花瓶，可不是頑兒的。

（到窗前）這得賠！賠，（指窗外洋人的醫院也被炸燬啦！還燒死了不少的人呢！）

阿彌陀佛！……今天總扔下幾十個炸彈吧？

幾十個，沒他媽的幾百個！光是飛機就來了八十多架。（抓住窗扇察看）

剛才你在那兒？

王 歸在家裏。

你到這兒來有窮嗎？

王（痛苦地）萬來團像要錢。

媽 又是那錢 要給幹嗎？

王 還債！

媽 什麼債？

王（痛恨地）血債！

媽（焦急）這孩子說話含糊糊的，到底怎麼一回事兒？

王 我不幹那個事兒了！

媽 又怎麼啦？

王 你拿錢鐘來。

（王媽被抽屜裏拿出一個小洋錢鐘交給他。他在窗扇的活葉上瞧了幾下，窗子即復原狀。）

王 成了！（把錢子勢在窗台上）

媽（越發的焦急）說呀！

王 (坦白而悲憤) 媽！我欺騙了你！

媽 (不信) 欺騙了我？

王 是的！我告訴你的那個差事是假的，就那樣，我們還錄丟人；可是實在做的事兒，比那還下流，還可怕！唉！簡直不是人幹的！

媽 (傷心) 唉！天呀！我的命，就這樣……

王 媽！別難過，回頭我告訴你。現在我還是開地錢，你有的話，快拿出來給我。讓我先還這筆血債，再跟他們算賬……

媽 (不放心) 你根據自由的說給我，呀！

王 別問了！有得拿出來！

媽 (無可奈何的從身上掏出一個小荷包，打開拿出一堆毛票兒給他) 這兒只有三塊四，不曉得怎麼……

王 不要緊，我有辦法。(冷着臉走，但又立住) 媽！你可別給陳太太把這兒。她不是好東西，問到我，你裝着不知道得了！……

（傳來一陣得得的高跟皮鞋聲）

王（驚慌地）她來了！（急地從窗子裏跳出去）

媽 唉！（偷偷地向窗外一看，即轉身用衣袖抹去桌上的足跡，眼角掛着幾顆明亮的淚珠。）（劍霞由外面倉皇的走進，她的臉色蒼白。頭髮鬆鬆，呼吸短促，一望而卻是有心事的樣子。）

霞 哭什麼？王媽！

媽（急以衣袖擦淚）沒哭。

霞 沒哭！幹什麼擦眼淚？

媽（支吾地）外面……外面有個可憐的孩子，他的媽媽剛被炸死啦。

霞（生氣）你倒愛管閒事呢！（「劈拍」一下，把窗子關住）章小姐還沒回來？

媽 沒有。

霞 早上誰也沒來？

媽 沒！唔：送牛奶的來過，（拿紙條給他看）牛奶到月了，這是要錢的條子。

霞（暴燥地撥開王媽的手，紙條落地）整天價就是錢呀錢呀的；人家跟你說話的時候，也是錢呀

「錢呀！錢呀！」

媽（躊躇地看了她一眼，即去拾起懷條，仍然壓在奶瓶下）太太餓不餓？跟你熱牛奶還是熱鷄湯

？

兒（你簡直嚇煩死了！幹麼今天還發聲囉囉呀！

媽（弄得哭笑不得，但仍小心地拿搖子給她坐）你果麼，快坐下崽崽吧。

兒（俯個地坐在沙發上）喂！警察來過沒有？

媽（警察？——沒有。

警察兵呢？

媽（更覺奇怪）也沒有。

兒（忽然從沙發上立起，走至書桌前，旋又走至梯妝拾旁，立了片刻，仍然回轉身去坐沙發上。

（他這確毫無意義的繞了一個圈子，弄得王媽慌手慌腳地醒來睡去，不知所措。）那個，那個，

呵！我想說什麼呀？——給，融融罷？

（上學法。）

「誰說他『的』？我不是說『要』要『要』嗎？」

媽 不叫他『的』，他悄悄地溜啦。

霞 嘩！沒有一個聽話的！（去）電話，倒拿着耳機！喂！喂喂！喂喂！喂喂！（煩燥地打鈴）喂！喂喂喂！

媽 （指耳機）太太，你摺那個拿倒了。

霞 糟糕！（改正過來）喂喂！要置取大藥房，什麼？！電話打啦！（把耳機擡在架上）倒露！（走到衣架旁，把架上所有的衣服都拿到沙發上）王媽！到房裏把皮箱拿來！不，等會兒我已去，你來把它疊好！哦！雞湯呢？你去拿來。

媽 （從書架最下層取出一個食盒放在小圓桌上）大早熱了一次，大概又涼啦。

霞 （掀開盒子一看）放到廚房去。

媽 你不喝一點？

霞 去罷！別囉嗦了。

（王媽捧雞湯由左門下。劍霞到書架上拿出一個餅乾罐，把餅乾倒在桌上，然後從身上掏出一

夫 與 妻

玄手槍，小心地放進去，蓋以餅乾，仍置原處。）

王媽！

媽：來了。（應聲而出）

霞：做乖兒幹麼這樣慢呀！現在我出去了，草小姐回來，就說秦小姐來過，叫她在家等着呢。（賊厲地）千萬別讓她再出去！聽見沒有？

媽：聽見了。

霞：（走到門口轉回身來）記着，書桌上的東西，別讓人動！（下）

媽：奇怪！一夜的工夫，就變了樣兒啦！阿彌陀佛！別出什麼岔兒吧！（偷偷的把窗子打開向外探視。一片淫盪的歌聲吹進來。一羣一羣上繫着綳帶身上穿齊破爛的高人衣服，面容憔悴消瘦，但精神仍然健旺；由右門進，驚奇的看着室內的一切。）

蘇：（自語）這是我的家嗎？

媽：（轉回頭來，驚疑地看着他）是——是陳先生嗎？

蘇：哦！王媽！

媽（欣喜）呵！先生，你可回來啦！乍看見都不敢認了。

豪 是的，我的樣子變了，可是家裏的一切也和從前不兩啦！

媽 可不是嗎！——噯，頭上怎麼啦？

豪 生了一個小瘡，不要緊的。

媽 坐下來憩憩吧。我去給你拿茶來。

豪（止之）別忙。王媽，你幾時回來的？

媽 你走了不幾天，我就來了。

豪 多麼閉氣呀！（感嘆地指桌上的東西）王媽！這些東西是那兒弄來的？

媽 都是太太拿錢買來的呀，所說太太昇了官呢。

豪 兩個多月的功夫，居然——好，我們談談別的吧。她們那裏去了？（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媽 少爺在學校裏，韋小姐昨天晚上沒回來，太太剛回來可又走了。

豪 唔，韋小姐跟太太處得還好嗎？

媽 大家有說有笑的，還是那個樣兒，輕易也不鬧什麼別扭。

豪 (走去翻閱，沙發上的一堆衣服) 這些衣服是誰的？

娟 還不是太太的，乘着年輕的時候穿穿，老了才不後悔呢。(笑) 可是你穿的這身衣服太不相稱

哇。(走上疊衣服)

(窗外的歌聲越發來得肉麻，接着是男女打鬧聲，淫笑聲。)

豪 竊女不知亡國恨！(頭默然垂下)

(本鏡) 緊張過度，臉色漲紅，跨進右門看着清垂着頭的一豪，似信似疑地奔向前去)

傑 是！是！豪哥！你回來啦！

豪 (抬頭見她，憂喜交加地迎上前去) 妹妹！

傑 (興奮過度，語聲顫抖) 回來了！回來了！

豪 是的，回來了！你覺得奇怪吧？

傑 我，我沒有想到你還能回來！

豪 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辛酸地指着屋裏的一切) 多麼美麗的家庭！

傑 (冷笑) 多麼可愛的家庭！(注意他頭上的傷痕) 啊！你受傷啦！

豪（沈痛的指著傷痕）這是紀念！這是教訓！

媛（內心的痛苦和懊恨，使她流出淚來）豪哥！是我害了你！

蔡（詫異）這話是什麼意思？

媛（不禁哭起來）我把你的……名片丟了……

蔡名片？

媛……是那張……有諷刺處的名片！

蔡（恍然大悟）唔！

媛（前來勸慰）蔡小姐！怎麼無滋無故的哭起來啦？先生剛回家，大家高高興興的樂一陣兒才是

呀！快別哭了，哭得人怪心酸的。

蔡王媽！你去給我預備一點飯吧。

媽哦！我倒忘啦，咱們也該吃飯了！小姐！快別哭了。（由左門下）

蔡（坐沙發上）媛妹，你什麼時候丟了那張名片？

媛你走後就不見了，怎麼我也找不着，（痛恨着掙自己的臉）噯！我太糊塗！

豪 (安慰她) 過去的事情，後悔有什麼用處？我們這次的工作，雖然失敗了，但是我們已經從經驗中得到許多寶貴的教訓，因此也把握了將來的勝利！

潔 (心稍寬鬆，把椅子拉近沙發坐下) 無論如何，你得原諒我這次的錯誤，我想起這事來，恨不得要自殺呢。

豪 (笑) 那才笑話呢。

潔 因為我的疏忽，影響整個兒的工作。

豪 以後小心一點就是了？噢！你知道那張名片落到誰的手裏？

潔 從前我還以為把他丟了，也不過叫我不能和你通信感覺到苦悶罷了，即使誰拿了去，有什麼用呢；但是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事情的嚴重。

豪 昨天晚上？

潔 是的，昨天晚上！假使你今天不回來，我們還以為你是爲國犧牲了！

豪 (焦急地) 那麼，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潔 (興奮地跳起) 總算我們的精神沒白費，直到昨天，才抓住了他們當漢奸的證據！

豪（歡躍向前）證據！給我看看！

源 我已經送到憲兵司令部去了，（掏出一張收條）看！這是收條！

豪（拿收條讀）收到章汝潔告發何克仁等漢奸證據二件！！唔！我早就懷疑他是漢奸了！證據上寫的什麼？

源 一件是漢奸的名單，共有十二名，一件是特務機關剛給何克仁下的委任狀，（笑）是什麼雜特會長呢！

豪 十二個人都是誰？

源 我只認識幾個，有東街的陸大頭，有下媽的兒子王四——

豪 什麼！也有他？

源 他是人家逼着他幹的，現在已經改邪歸正，我把他的名字塗了。

豪 還有誰？

源 唉！真丟人！還帶我舅舅呢！

豪（驚訝）有他嗎？你沒有把他的名字塗了吧？

濛（恨）我爲什麼送他的名字？

濛對呀！我們不能因爲私人的情面，就庇護他這罪人！

濛起初我還有點猶疑，心裏總不忍得斷送他的老命！可是想到你，想到我們偉大的救國工作，我覺得無論如何，不應該顧念他，所以也把他管獲了。

濛他與我有什麼關係，他雖是我的岳父，可是我不能担保他不當漢奸啊！

濛你誤會了，我不是說這個。

濛那麼說什麼？

濛那張名片，就是他拿去的，而且……

濛什麼？

濛而且下了毒辣的手段，向敵人賣好，被獲了我們太原的祕密機關，唉！幾乎把你犧牲了！

濛（雖然氣憤，但極理性）嘿！我們在太原的工作，本來布置得還周密些，怎麼會遭了那樣大的失敗！哦！原來是這個事兒！不過這也難怪，當漢奸的人，向來只圖個人的便宜，即使親如骨肉的父母兄弟，到必要的時候，也會下毒手的！

傑（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交給他）噫！這是從太原寄給他他的信，信裏還誇舅舅是個老謀深算的老英雄呢。

傑（坐在沙發上興奮地看信，看到中間忽然冷笑，但隨即轉爲憤怒）哼！好一個賢慧的妻子！不是假姐，你怕回不來呢。

傑（指信）簡直是胡說八道！嘿！既然有意讓我從窗子溜走，爲什麼又朝着我開槍（指傷痕）看！這不是證據？其實如果真是有意讓我溜跑，倒是我的恥辱！

傑（撫摩他的傷痕）傷口怎麼樣？

傑 不要緊的。（接着看信，忽然避桌起）漢好！又是一個漢奸（拿起桌上的相片，對之慘笑）十年的夫妻！意志相投的婚姻，想不到今天走了相反的路徑！（使力摔碎，並用腳踏踏。）

傑（上前勸慰）豪哥！別太興奮了，當心你的傷口！

傑 是的，傷口！這是無法醫治的傷口！噢！名單上有她嗎？

傑 有的。

傑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這信拿去做證據？

凝 我怕！不，我把她的名字也塗了。

豪 (咆哮) 爲什麼？

凝 我願慮到融兒，假使你在太原遭了不幸，融兒祇有她……

豪 你想融兒也當漢奸嗎？

凝 我本來想等幾天，如果你不回來，我再考慮……

豪 考慮！在你考慮的時候，說不定她先把你解決了！我們從前不是說過，中華民族多一個漢奸，即減少一份抗戰的力量！你既是一個赤心愛國的青年，爲什麼不在這方面考慮而在私情上着想。

凝 那麼現在……

豪 (斬釘截鐵地) 現在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爲了融兒生存，快把這封信拿去報告！並且加一點補充的說明，(把信和收條交給她) 這張收條是很重要的，你得好好的保存。

(三姨婆着面盆進來)

媽 先生，您請洗臉吧。

凝

豪 放在那兒。

媽 (把面盆放在梳妝台上) 哦！章小姐，你要出門啦？剛才太太說，秦小姐等會兒來找你，請你在家裏候着呢。

秦小姐，奇怪了，剛才我到那兒去，他家裏的人說還沒回來呢。

媽 太太是這般吩咐的，我不能不跟你說一下。

豪 (向水邊快去罷，別聽那一套——叫他們趕快派人來抓她，我想她馬上就回來的。(水邊下)

媽 (指一豪的傷痕) 看！你這兒流血了。

豪 (對鏡感嘆) 啊！血啊！是誰叫你流出來的？不是那兇惡的敵人嗎？不是那毒狠的漢奸嗎？不

！不！是那親愛的妻子啊！好！流吧！流吧！(向後一掠，幾乎跌倒，媽心來扶住。)

媽 呵，先生！你太累啦，快進去躺一會吧，(扶一豪走至後門，仍然轉回) 今天怎麼啦，(拾起

破碎的相片，不勝惋惜) 唉！

(劍霞慌慌張張地進來)

霞 王媽！

媽 (一瞥碎片落地) 太太，先生回來了。

假 (意外的刺激，衝她越發發狂) 他，他回來了嗎？

媽 (指門裏) 在裏面騎着。

假 (勉強鎮靜) 什麼，他騎着？

媽 快去看看吧，還帶了傷呢。

假 陰！我脫去，(仍然站着不動) 你說他騎在那兒呀？

媽 (指着後門) 房裏呀！

假 好！我脫去——主媽！你沒給他做飯？

媽 正做呢。

假 草小姐回來沒有？

媽 剛回來又走啦。

假 他兩個兒了面嗎？

媽 (不耐煩地) 見了！太太！快去看看先生，我，要去看他啦。(由左門下)

(劍霞擦掠頭髮，擺作了一下，就向裏走；但行至門口，忽又停住，沉思片刻，毅然轉至梳妝台前，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包袱，收拾東西。這時一豪——換了一身制服——從後門進來，她就笑着臉兒迎上前去，包袱落地。)

霞呀！一豪，你可回來啦！剛才聽王媽說，你在房裏騎着，我怕累了你，也沒敢去騷擾。(撒嬌)怎麼，你去了這些時候，連個信兒也不捎來呀！你可把人急壞啦！

豪(冷着面孔)謝謝你的恩情。

霞別說什麼恩情呀，你走的時候，我不對不住你啦，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還後悔呢。

豪後悔！有什麼後悔的呢。

霞(看見他的傷痕)哇呀！你掛彩啦！我說麼，到那兒去，總是危險的，可是爲了救國，也就難說呀。

豪現在你好像很愛國的！

霞你當我不愛國嗎？(指沙發上的衣服)瞧，我節省了些錢，做了那幾件衣服都是爲募捐呀。真是，你到有錢的人去募捐，穿得不漂亮，別說見不了老爺太太的影兒，怕看門的狗早把你咬了

剛來呢。什麼，你怎麼不坐下來呢？（指沙發和桌上的電話機，花瓶等物）啊，我剛開了一次募捐遊藝大會，他們請我寫寫兒孫心，特別送給我這套傢俬紀念品呢。

妻（冷笑）你的成績真好！

妻（不時向門外張望）坐下吧，看歐厚得這個兒孫心！噢！你還是去寫一下吧。

妻 你別管我！

妻（停怒）這是什麼話呀，你想我是得這個樣兒，我怎麼好忍心不管呢。（嬌媚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唉！別生我的氣好嗎？

妻（驕傲地撥開他的手）拿掉！

妻（怒逐）怎麼三回來就發脾氣呀！誰又得罪了你？

妻（念頭一閃，包變和氣）哦！你別生氣，現在我的精神有點不好。

妻 怪不得呢？好吧，你現在就痛痛快快地發你的脾氣吧！

妻 老婆！聽，我來的時候不見你們我心裏有點不大高興。（坐椅子上）現在還有什麼了。

妻 什麼！你不是見惡就避嗎？

豪（穿著西裝，精神不好的樣子）唔，剛才似乎看到她了。

優（冷笑）說！你的精神太壞啦！（心裏雖然十分焦急，但總強裝出平靜的樣子）我說，你還是好好地去睡一會兒，不條聽兒回來，又鬧得你不能休息了。

豪（傷感地）聽兒守著我們太……

優（現在別提這個罷）保護你的身體要緊呀。好，我去給你預備一點補養的東西。（欲走）

豪（拉住她）不要，現在我什麼都不想吃。

優（焦急地）你不餓嗎？

豪（媽媽預備去了。）（拉過桌後的椅子）做坐下來談談吧嗎？

優（無可如何的坐下）誰呀！我在聽着呢！

豪（我說，我說今天的警報……）

優（哎喲！談那個會空，怪怕人的。）

豪（這幾天天氣是有點冷了。）

優（冷得多穿幾件衣服。）

夫 與 妻

豪 你的皮銀……

霞 牛皮銀還早着呢。

豪 那麼棉襖呢！

霞 棉襖！嚨！你不說這些好嗎？

豪 好，你願意聽什麼？！噢，縫兒該回來了吧？

霞 該回來了。（心不在焉，目光不時的注視門外。）

豪 我走了之後，他想我不？

霞 當然想哪。

豪 我想你會安慰他的。

霞 也許吧。

豪 他有你這樣的媽媽多麼幸福啊！

霞 有你這樣的爸爸才幸福呢。

豪 當然，他守着我們兩個最快樂了；可是……

霞 可是誰叫你走呀！

豪 離別後才感覺到在一塊兒時候的甜蜜呢。

霞 那麼，我們不是又可以甜蜜起來了。

豪 對了，我們是要甜蜜起來的。

霞 （心神慌亂，信口回答）要是能够甜蜜起來，才有意思呢。

豪 （自言自語）甜蜜！甜蜜！（心有所感，忽然走去親熱的握着她的手）劍霞！

霞 （受寵若驚）怎麼啦？一豪！

豪 說起甜蜜來！……（沉入於甜蜜的回憶裏）

霞 說起甜蜜來怎麼的？你證呀。

豪 我們不是也有過那個時候麼？

霞 什麼時候呀？

豪 甜蜜的時候啊！劍霞！你還記得十四年前，我們在北平訂婚的那天晚上，我們兩個立在中央公園的一顆松樹底下，月光從松枝空闊透過來，射在我們的身上，不，射在你的心房，我笑着對

你說：「看！鬆針刺穿你的心了！」你的回答是……

假（不知不覺也沉入回憶裏）我的回答是……

真 你對我說：「也刺着你的心呢」你還記得嗎？

假 是的，我 像這樣說過。

真 你還說：「我們兩個的心讓鬆針穿在一起，穿得緊緊的，好像一顆心似的；兩個人的心變成一

個，以後對於國家社會做事不更有力麼嗎？」我總你沒有忘記嗎？

假 沒有。

真 你還指着那顆松樹說：「我們要跟他一樣，不管風吹雨打，不問夏暖冬寒，是與始終保持那種

不屈不撓的精神的。

假 是的，我這樣說過。

真 我爲了表白我的心意，我回答了您一個……

假 一個親熱的接吻！

真 對了！一個親熱的接吻！

護 你這麼緊地抱着我不肯鬆手。

蘇 那真是個甜蜜的夜晚！

護 (右手搭在他的肩上，左手抱着他的腰，作欲接吻的姿態。) 真是個甜蜜的夜晚。

蘇 已經十四年了！

護 十四年了！

蘇 在這十四年當中，我們……

護 我們！(把頭緊緊地貼在他的胸口)

蘇 (傷感的) 我們？我們……(突然憤怒地把她推開) 我們變了！

護 (驚惶地) 變了？

蘇 (苦痛的笑) 哈哈；松針斷了！

護 松針斷了？

蘇 那根穿著我兩顆心的松針斷了！

護 斷了嗎？我記得沒有呀。

豪 (冷笑) 啞啞！沒有！

霞 唉！我們還是不說這些吧！

(窗外有行人的脚步声，劍霞越發驚惶。)

豪 你說，你說，說什麼啊？

霞 我說……

豪 你說？

霞 (忽然兩手捧腹作痛狀) 哇呀！肚子痛起來啦！我要去……

豪 (前去扶着她) 那裏痛？我給你揉揉。

霞 不行，我要去！

豪 出去會着涼的！

霞 (不得已坐下，掀起書架上的餅乾罐) 哦！一陣兒痛過去了。

豪 (仍坐椅上) 休息一會兒就會好的。

霞 也許吃一點東西就不痛了，(拿餅乾罐放在桌上，小心的掀開蓋子，從裏面拿出幾塊餅乾來。)

「想不吃一點嗎？」

「不吃。」

「我勸你還是去休息一下吧。」

「爲什麼？」

「（忍耐不住）爲什麼？你這話問得真奇怪！」

「（冷笑奇）怪！……」

「（也冷笑）可真是奇怪！（態度堅決）不行！我現在要回醫院去！」

「不是好了嗎？」

「好了！你想要我的命？」

「這是什麼話？」

「人家有病不讓去看，不是要他命嗎？」

「你的病馬上會好。」

賈 (手裏遞條手帕裏) 好不好，我也得看去！

妻 (攔着她的去路) 去！那兒去？

賈 (替了自己性命，忽然鼓起勇氣，從懷裏拿出手槍來威脅她；但手臂顫抖，面色蒼白，大有立足不穩之勢) 讓開！

妻 (聽見手槍，向後倒退；但即立定脚步，英雄地挺着胸脯，冷笑) 好！你打吧！讓你的槍響去

宣告你的罪過罷！你破壞了我們神聖的工作，還要狠毒地打我這士蘭華的丈夫！

(主婦轉了半圈來由左門進，忽見這種情景，大吃一驚，交鋒落地「轟轟」作響，但毫不顧一切的前去掩護) 咳！

妻 太太！不能放，不能放！

賈 滾開！快心機裏打穿你的腦袋！

妻 (跪下哀求) 太太！不能！不能！想想聽見！你們兩個的獨生子，有什麼話，夫婦間好商量！

妻 王媽！你讓開！對準這個時候，她還顧到聽見！

妻 先生，您也別說啦！

（德奧甲乙兩賊）然這槍口。會響聲叫一聲，即遠遠躍躍聚前，隨手趁這槍。德奧兩賊
的反握槍格，王爺嚇得全身抖，急急退立後旁。王爺預知事情的根本，並不驚愕，但恐兵端
在此時激射，傷及了他，危急，心神感覺極快，不禁長吸了口氣。）

德奧（走去拾起手槍）青天白日，動着這個傢伙，你的胆子倒不小！再說，打死人是要償命得。一
呸！你叫什麼名字？

德奧（嚇得兩眼直瞪，聲音發顫）我……

德奧（她是你們要逮捕的馮劍臣）

德奧（轉向一賊）貴姓！

德奧（我姓……）

德奧（你們是什麼關係？）

德奧（她是我的妻子）

德奧（詭異）你的妻子！她？

德奧（海痛地）是的，你覺得奇怪吧？

長 我並不奇怪；因為妻子謀殺丈夫的事情，我倒見的不少。——噢！她為什麼這樣到你？

霞 我們，我們鬧着頭兒的！（向一羣乞憐）——

長 （叱她）住嘴！——先生，你說吧。

一羣 一言難盡！——噢！現在這些都不必管她，我們只要認明她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漢奸就夠了！

長 是的；剛才有一個姓章的小姐帶着可靠的證據，到司令部去報告，說這兒有一個大漢奸，所以

立刻我們就奉了命令，趕到這兒來，事情真巧，（看手槍）抓住這個傢伙，看你還有什麼說

的？（瞪劍霞一眼）

媽 （胆怯地懇求霞長）先生，我，我可以說幾句話嗎？

長 你是幹麼的？

媽 我是他家的老媽子。

長 你有什麼話說？

媽 （支支節節地）陳，陳先生是打日本去的，今天纔回來，回來的時候，太太沒在家，……

……

長 不要駭怕，說清楚一點。

媽 先生跟太太從前是一團和氣，我在這兒好幾年，從來沒有見他倆夫妻吵過嘴，不知怎的，哦，是日子不好罷？今天倆個可鬧起來了，鬧上了火，太太就拿槍嚇唬先生，可沒真打。我正在廚房裏煮飯，什麼汗酸不汗酸，我可不聽得。

長 (摸不着頭緒) 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媽 我，我是說，他們只有一個少爺，你可憐可憐那個孩子。

長 噢！你到是一片好心，可是你不知道她犯的是什麼罪過！

媽 王媽！你到學校裏去看看過兒，別管我們的事。

長 好！你去吧！

(王媽長籲地由右門下)

幕 現在請你把她帶去吧，她的罪惡既然有了確實的證據，也無需我多說了，不過需要我的時候一定到。

張 (向憲兵甲) 拿傢伙來！

某甲 是！(拿繩索來)

霞 (個個地) 你們不能這樣！我是司令部的監印官呀！

霞 (冷笑) 哼！別說監印官，那怕你再次的官兒，只要當漢奸，我們就可以收拾你，何況你私藏

軍械，謀害親夫。喂！動手！

(當憲兵甲拿繩索捆綁劍霞的時候，電話鈴忽響)

霞 (掙扎着欲去接電話) 電話，我的電話呀……

長 別動！(接電話) 喂！那兒？什麼？你們是借的電話？！這兒是陳公館，我嗎？(看見桌上的

半奶瓶和機條，機聲地回答) 我是送牛奶的。你貴姓？找陳太太說話？

霞 (急燥地) 讓我接呀！

甲 (搶口對着她) 別嚷！

長 喂，你貴姓啊？！是看病的大夫，和她的父親。

長 一定是何克仁眼病醫館，快！快叫他們來！

長 (以手掩耳，嚴厲地對劍霞) 來！你來跟他們說話，就說空口的事兒已經沒有實據了，再會

們趕快到這兒來。(拿手槍對她)聽着！不許說別的！

乙 (退縮)我……

甲 (拿槍對她)快去！

乙 (不得已去接電話)喂！我是張鐵。……你是管管嗎？……我的事兒已經沒有關係了。

乙 怎麼何大夫就來吧。(惡狠狠地把手機放下)

乙 那麼請你等一會兒吧。

乙 對了！司令部！派 逮捕他們囉。(向吳乙)張鐵！

乙 有！

乙 (指着右邊的前端)你站在那兒等着。叫讓他們逃走！

乙 是。(站在右門的旁邊)給口對着門)

乙 (痛哭流涕的向一發哀求)發！請你救救我吧！現在我後悔啦！你以後不能原諒我，也該可

憐可憐我們的腫兒呀！他要知道他的媽媽馬上離開他，該多麼傷心啊！一發，我們十四年幽夫

婦，千千萬萬的恩情，難道因為我這一點錯誤就斷送了嗎？一發，現在可以救我的，只有你和

甲 有！

長 把她暫時拉進去！（指左門）

甲 是（拉劍從左門）走！走！

長 （舉劍指）陳先生真是一個英雄！

家 嘆息得懷得很。

長 如果大家都像這樣赤心愛國，中國是有辦法的。哦，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何克仁，馮得權

是什麼樣兒？

（兵乙由門縫變向前探望）

家 何克仁是個短胖子大概還是穿着西服，馮得權是個五十多歲的大烟鬼，嘴上翹着兩撇鬍子。

乙 （聲音低促）報告隊長！有兩個人下車走了。

長 預備！（拉一豪坐左門旁）我們站在這邊！（何克仁和得權）鬍子已經剃掉——走到門口向

裏張望）

樞 沒有人，進來。

夫 與 妻

長 (向兵乙使眼色，即大聲吹。喝) 站住！

仁 (同聲叫) 哎喲！

(隊長和兵乙包圍上去，一豪亦走出)

長 (指一豪) 這就是他兩個嗎？

豪 是的。

樞 (故作鎮靜) 賢婿，你回來啦！

仁 陳先生，你好？

長 (一豪掉頭不理) 張長發！

樞 有！

長 帶出來！

樞 走！走！走！(拉劍覆進)

長 (飄飄地) 來！來見你的同志。

(他們三人各懷猜怨，隨口無言。)

快！快！快！

快！快！快！

仁 陳先生！陳先生！

（兵甲乙分秒得權，克仁，隊長拉住劍發）

長 （待他們辦好，把繩子仍然交給兵甲）好！我們走吧。哦！陳先生，請你把你的姓名住址寫給

我，必要的時候，還得請你走一趟。

好的。（到書桌上寫條子）

（鐵牛慌慌張張地跨進右門，一見這種情形，轉身即走。）

快！快！快！

（兵乙追出去）

乙 站住！站的！

（外面突然傳來一聲槍聲，室內空氣越顯緊張。）

長 （奔到門口）打死沒有？

(兵乙氣喘喘地奔進)

乙 報告！打死了！

長 快去搜搜！看身上有什麼沒有？

乙 是人(下)

長 媽的，準是一個漢奸！

(外面人聲漸漸嘈雜起來)

長 (向克仁等) 你們認識他嗎？

仁 不，不認識。

(人聲越加嘈雜，「漢奸」「打死了一個漢奸」「打！打！打漢奸！」……的聲音，幾乎瀰成

一片。片刻，兵乙奔進。)

乙 報告！搜到一張漢布條子！

長 (抓條子) 拿來！(看後心稍寬慰) 對了，這是他們的暗號，今天早上抓到的那個傢伙，身上

也有這樣的條子。(把條子放進口袋裏。向兵乙) 你去看看屍首，我們帶人回去報告。

乙 是！（下）

豪 （把寫好的條子交給陳曼）這兒，今天麻煩你們了！

長 沒有什麼，這是我們的責任。（接條子放進口袋裏）哦！陳先生認得章女士嗎？

豪 她就住在這裏。

長 我們還得請她去對證呢。

翠翠聲：快把漢奸拉出來啊！快拉出來啊！……

翠聲 讓開！讓開！

（冰潔興奮地由右門上）

豪 好！誰人來了！

長 這就是章女士嗎？

豪 是的！

冰 對不住，來遲了！

（劍霞克己不約而同的跪下哀求）

匪 姪姓！

仁 章小姐！

匪 姪兒！我的好外甥女兒！你想想你母親死的時候，我對於你是多麼愛護！……

匪 姪妹！你該想想！……

仁 是的，你們都是我的恩人，我應當報答你們的恩情，記着！我是盡了最大的能力報答了！

仁 章小姐！我們不是……

匪 不要臉的東西！你以為你含血吐的金錢，可以買到一切女人的心嗎？嘿！你錯啦！你看不見我

們已經有成千成萬的女同胞從夢中醒來了嗎？……

匪 快拉出來呀！快拉出來呀！有話到那兒再說吧！

長 哦！章女士，我們還要勞動你去做一下證人。

匪 (俯允) 走！現在就走！

長 走！(拖着劍霞)

(王媽扶着劍霞兒進來！他的臉色慘白，精神恍惚，頭上繫着繩帶，鮮血從帶裏流出來。)

圖 (哭着搶上去) 融兒！融兒！……你爸爸害了我們！……

圖 (掙扎着) 媽媽！媽媽！……

圖 (使力將劍霞) 定吧！(下)

甲 走！(把得植克仁推出去。冰激也跟着下去。)

融 媽媽！媽媽！……

融 (含淚) 好孩子！融兒！別聽媽媽的話！(走去抱融兒)

融 (掙脫) 你害了媽媽！你害了媽媽！我不要你！不要你！……

融 融兒！……(也哭起來)

融 先生！快！快！爺非弄罷！看！還流血呢。(擦淚)

融 (輕輕地撫摩他的傷處) 呵！融兒！你怎麼受傷的？

融 是日本鬼子的炸彈片炸傷的呀！

融 融兒！你看爸爸這兒也有一塊傷，你說是誰害了我？……

融 我不知道。……媽媽！媽媽！(大哭)

夫與妻

（緊緊地抱在一起痛哭）融兒！融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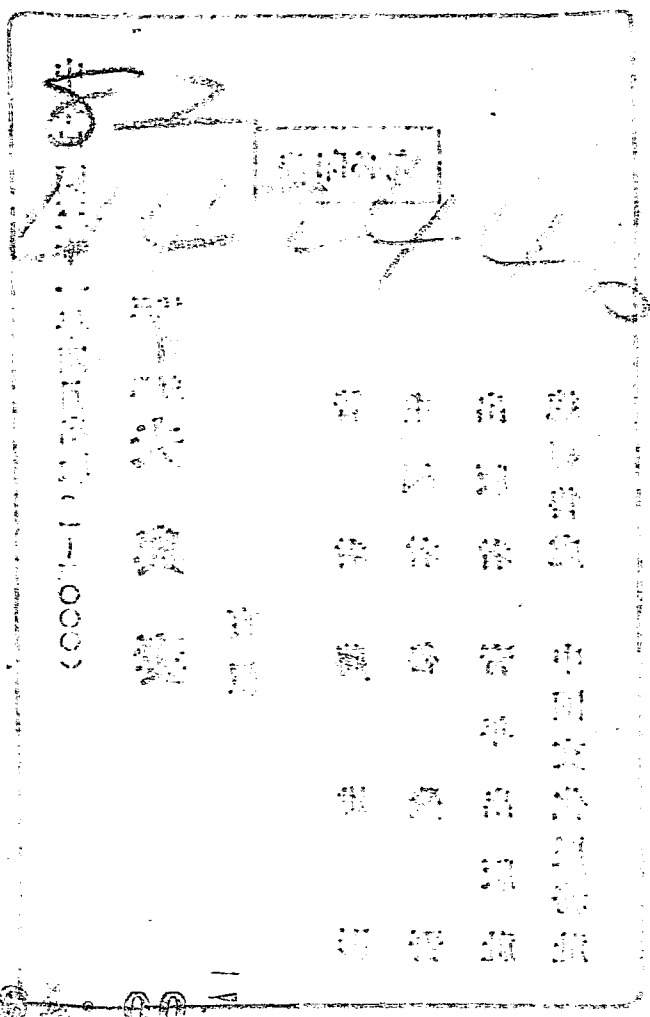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一三〇〇）

三戰
抗戰
劇幕
夫與妻

實價

翻印必究

著者	蔣雄影
主編者	魯覺吾
出版者	青年出版社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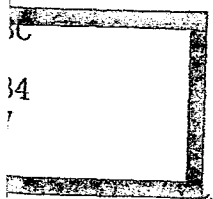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
外交部

外交部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34